

周禮正義

詒澤題

通志市(圖)書館



保氏掌諫王惡

諫者以禮善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

疏掌諫王惡者此官掌教小學而兼為

子曰聖人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為大諫大諫臣疑即此保氏之職與下司諫糾萬民之德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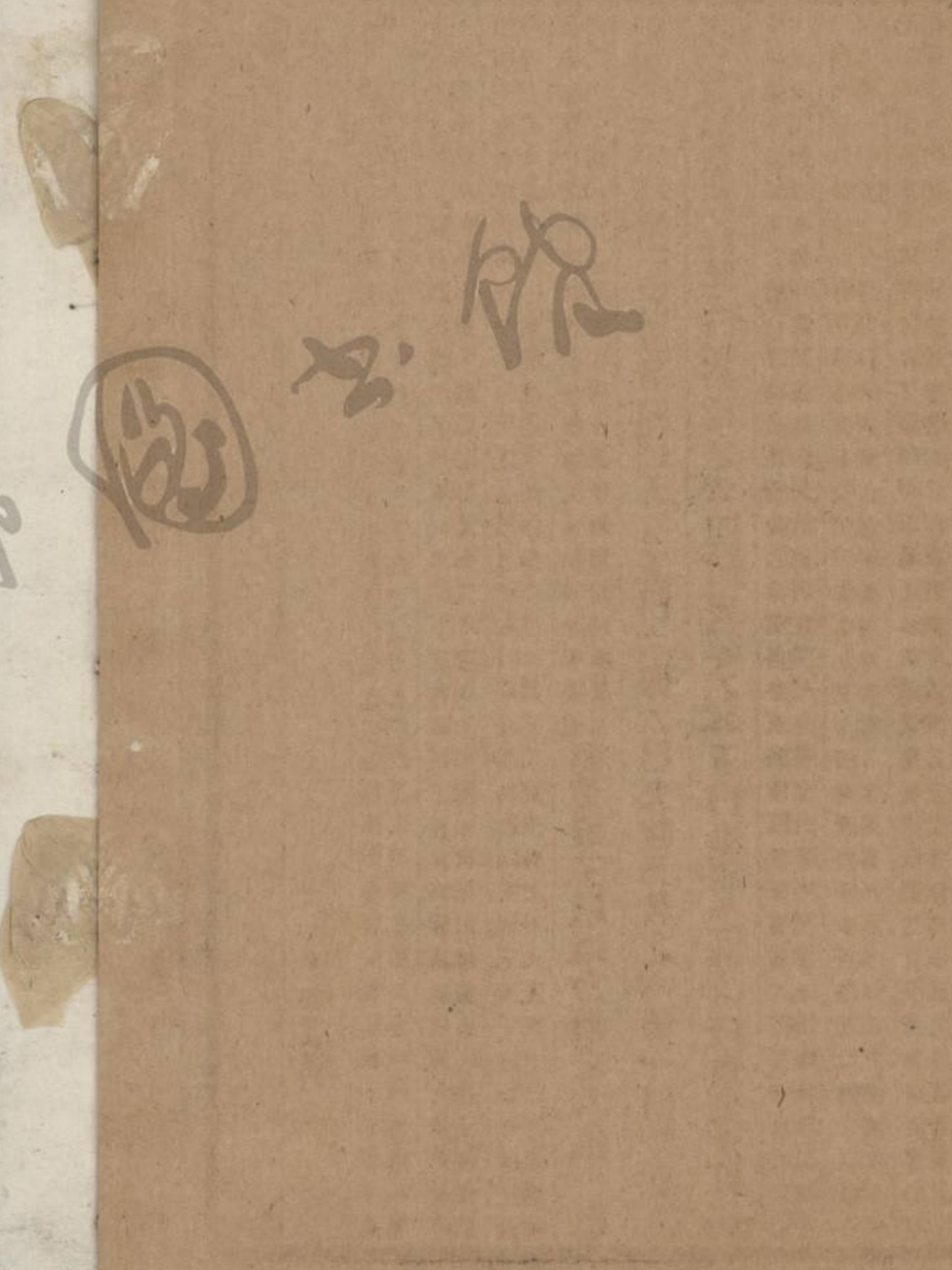
五禮二曰六樂三日五射四曰五馭五日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

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利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紀之容弟期翔軍旅之容則關印仰車馬之容顯顯軍旅之容暨暨諸諸車馬之容匪匪翼翼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與與紀之容崇崇顯顯軍旅之容暨暨諸諸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疏而養國子以道者此官居小學教國子以道藝與師氏教德行互相備也說文食部云養猶教養也引申為教養文王世子云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云養猶教

瑞安孫詒讓學



哀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若

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疏凡民之有哀惡者三讓而罰者此治

三罰即此官防禁之事云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者讓罰而改則釋之若三罰不

後則歸之司寇使朝士取之司寇役之也事具大司寇職注司寇者讓罰而改則釋之若三罰不

罰舉之小者刀杖罰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書也者大司寇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

大方版著其背是也賈疏云案司寇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也莊存與云此即所謂象刑惟明云嘉石朝士所

初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莊存與云此即所謂象刑惟明云嘉石朝士所

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者據朝士云左嘉石謂在庫門外朝之左也云既而役諸

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司空為事官役事繁故謂罷民使其共其勞役大司寇注云坐日既使

給百工之役也御覽刑法部引風俗通云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

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也案應說役司空為平易道亦通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賈疏云

司寇云重罪旬有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次七日坐七

二罰而歸于圜土獄亦加明刑以恥之近罪日任之以率而收之夜藏於疏其有過失者三

過失之罷民與司寇為官聯也亦三讓之云三罰而歸于圜土者三罰不後則歸之司寇使

司寇職注云圜土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即司寇所掌之獄也

以事而取之者據司寇云任之以率而收之謂盡則於近圜土之地收聚罰作此司寇所掌則

任之以事亦即使其司寇之役賈疏謂亦使司寇使之誤云夜藏於獄即圜土也謂頌樂之

禁其亡逸云亦加明刑以恥之者據大司寇職注云圜土罷民及司寇皆云明刑是圜土之罷民亦加明

刑與嘉石同也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者賈疏云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

坐嘉石使眾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歲

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戎害也節施惠謂天患也節巡則以節

及郊野者郊謂四郊內包六鄉野謂六遂外關四等公邑遂人云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

謂旬稍縣都是也蓋自國中以至五百里此官通巡行之矣郊野互詳大司馬疏云而以王命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以易行以除惡此執罪人與除惡義相應故知用珍圭也典瑞又有穀圭以和難此官掌和難知不用穀圭者以經云執之則不復和之矣明當用除惡之玉也云有之而不肯辭者是不從王命也者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法當辟而弗辟則是違王命故治其罪也云王以刻圭使國人執之治其罪者刻亦當作珍鄭意典瑞玉節並是王使之瑞節此瑞節亦當為王與國人執之也治其罪賈疏謂執付秋官而與之罪案當亦歸於朝士而治之江永云注非也如朝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歸人自執者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圭官而治之則亦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朝人瑞節之文故知是朝人與仇家案江說本葉時是也莊有可說同此案上文亦謂過失殺人罪不當死而不從相辟之命故使報仇之人執以歸之官而治其罪若不義殺人於法當死也鄭此及朝士注並未得其義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復
 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
 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
 之也云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者公羊定四年傳云復讎不除害何注云取讎身而已不得兼歸于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注義本於彼賈疏云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為敵而害己云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者謂重殺也者論語述而皇疏云反猶重也左桓十年國得即誅之示惡之甚也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者論語述而皇疏云反猶重也左桓十年七年傳云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杜注云
 復重也變反復並得謂重先鄭義與後鄭同
 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尊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
 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
 疏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辟而不同國江永謂不同國三字衍案此疑當作同國令勿讎謂雖同國亦不得讎也經蓋涉上文而誤衍不字左襄二十二年傳云鄭游販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于展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使復其所即同國也使游氏勿怨即令勿讎也此經之義云讎之則死者此謂人之官刑也蓋比故殺人之罪亦歸於朝士使刑之注云義宜

也者中庸文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尊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也此鄭略舉一端為義劉敞謂若朝兄弟師長被大辱而殺其人於情為不容已即是得其宜也此鄭略舉一端為義劉敞謂若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江永謂戰陳殺人或為盜殺被殺之類並得備一義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父兄被殺子弟本宜復讎以其義殺故令不得讎也云使之不同國而己者鄭時經本已有不字故謂與前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
 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非
 疏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
 難則有鬪怒者成之令故有誅亦謂責讓撻罰之也注云鬪怒辯訟者也者說文門部云鬪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鬪遇也此鬪即門之假字賈疏云鬪怒則是不科罪耳賈說未析鬪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案經云鬪則亦容有毆擊但未至毆人則不科罪耳賈說未析鬪故可成不可平也者亦謂成為平謂兩家不願和解大夫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及鬪所本起也墨子號令篇云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法略同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者亦謂和之國策策高注云和平也先鄭訓和與後鄭訓平義同云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者惠棟云何休公羊傳二十七注云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者惠棟云何休公羊之者何和之也御覽引王褒傳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不得屈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屈申明舊令若已伏官注說明成當為平斷和之義先鄭前注兩說義異此注與後鄭並從後義故別白辯正之

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疏正昏禮則判妻即取夫妻判合之義謂

家者書之者防其爭訟也莊存與云左襄二十七年傳云東郭姜以孤入喪服有從為之服之

則人子古有之矣書之使不亂族也黃以周云判妻即嫁妻夫妻為判合妻而嫁合者又曰矣入

兆錫將服康說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是也二鄭說並未安聖證論孔晁說又以此經為據降

男女喪服注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是也二鄭說並未安聖證論孔晁說又以此經為據降

嫁娶之候尤非詳後疏注云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意此昏禮後更書之也曲禮說昏禮云日月

以告曰生云周禮凡娶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曰謂此也然則鄭意書之者并書其嫁娶日

月矣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者國策策高注云入納也先鄭以入子猶云納女亦即後

部云之嫁子也云云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婦不婚之者者媵今本並作聘今從宋本嘉靖本說文女

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媵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婦

也案昏禮云雖無媵先則媵與姪婦一也此鄭云媵姪婦不止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婦後去者

別且媵與姪婦相對則媵無媵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云媵者何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婦者庶人或無

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為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婦不聘也知不聘者

見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故也詒讓案釋名釋親屬云姪婦曰媵承也承事媵也是謂姪

左媵左媵無子立媵姪婦媵無子立右媵姪婦右媵姪婦無子立左媵姪婦是媵與左右媵立

或止有姪婦也蓋媵與姪婦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天子諸侯媵與姪婦皆備大夫士以下或止有媵

後鄭意姪婦從媵而來不具六禮故經不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昏禮天時也疏中春

迎之禮未行則令其及時備禮而會合之注云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者鄭以中春

為媵娶之正期詩召南鵲有梅鄭風野有蔓草風調雨順東門之楊箋並同白虎通義嫁

官聖證論云之月令會男女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莊說與鄭同賈疏及玉燭寶典引王

又三月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昏媵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

孫卿曰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也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

詩傳亦曰古者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也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

期時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也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

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者不禁此婚期蓋不待備禮玄

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楚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陰始起女心悲矣時彼小星喻於仲

侍從夫人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蔽芾其陰行遇惡夫燿燿其羽嫁

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也賈疏又引張融評云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卦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

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成應以相與皆說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定

待禮隨從在途采芣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定

納其簡義云嫁娶以昏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

秋魯道夫嫁女四時通用無幾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

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三時嫁娶何自違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也詩易禮傳

正之文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三時嫁娶何自違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也詩易禮傳

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春及冰未泮散請期乃足容

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籍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泮散請期乃足容

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般射暴亂娶失其盛時之

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

嫁娶以仲春既行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傳云春不暇待秋昏日遲遲女心傷悲謂事始

起成事而出蔽芾其樛喻惡夫燿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

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中春爲正禮爲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匏

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匏

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期冰未散正月以前二月以前三月以前四月以前五月以前六月以前

故者得不用仲春案以上王鄭異同及馬孔等論難並聖證論佚文賈疏所載賈亂失次復多現

誤今依玉燭寶典通典及戒琳所校補正昏期之履家人之損說並同此王肅秋冬嫁娶之說所

依以話詩董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易林復之履家人之損說並同此王肅秋冬嫁娶之說所

本家語本命篇注又云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期盡此月故也此又孔

說所本通典嘉禮引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家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

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喪貶何限於仲春春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

之大者不護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娶春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多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

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

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期也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職何哉凡詩人之興

義繁廣或謂於禮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期也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職何哉凡詩人之興

而子于鋪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

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咏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

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

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嫁娶皆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

無仲春之期并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

仲春不言存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爲之證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年

禮昏蓋古正禮也杜佑又申其義云按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

恐非至當東氏之說暢於禮矣惠士奇云管子幼官春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謂合男女秋三節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

月則本無定時可知荀卿所說始於季秋殺於中春者蓋謂齊民之家及時趨暇大略如是非必
 著為令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及此經中春會男女亦因時已近夏民間昏事漸殺故令其及
 時成禮孔晁謂是期盡之法說自可通其士以上無農事之限則昏娶卜吉通於四時既非限於
 中春亦不必在秋冬夏小正冠子在二月而士冠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不限於常月亦其比例
 鄭王粉紛詰難皆不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疏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者於經例常作
 昏而未及備禮者也國語周語云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韋注云奔不由媒氏也
 禮仲春奔者不禁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泆奔者如姪娣不娣之例案誰說是也此奔亦由媒氏
 但禮不備耳韋昭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泆奔者如姪娣不娣之例案誰說是也此奔亦由媒氏
 聘謂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如是解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
 者康成注禮箋詩俱以仲春為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有六禮不備者許之恐其過時則傷司
 徒荒政十四多昏先鄭謂不備禮而娶亦此意也賈疏達失注禮者謂六禮之中或一二禮未備
 或兩家義坊記注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蓋不備禮者謂六禮之中或一二禮未備
 備則不俟親迎而從權昏嫁耳非謂六禮全闕也鄭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雖不備相奔二義微不同要兩君皆隱據此經義
 可不備禮而行鄭以過三十二月而後可禮雖不備相奔二義微不同要兩君皆隱據此經義
 其以奔為不待禮則一也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者賈疏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
 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戴震云中春
 之令專為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若無故而不用令
 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案戴說與鄭小異於義亦通若無故而不用令
 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若無故而不用令罰之者此媒氏
 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

春二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令非仲春不祭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為不用令注中云令
 男二十之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令非仲春不祭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為不用令注中云令
 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
 三而嫁是也案戴注說足補鄭義蓋經言不用令即家上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及中春會男女兩
 令字為文鄭賈備舉一岸義尚未備也注云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者宮正國有故則令宿注
 云故凡非常也故知故謂喪禍非常之變內則注云故謂父母之喪是也云有喪禍者娶得用非
 中春之月者有喪禍過期不得娶喪禍終則宜亟娶故鄭謂得用非中春之月也鄭釋不用令備
 據中春而言亦經義所原但不用令當謂不備禮而奔者唯中春權許之耳餘月則有禁罰若備
 禮嫁娶通於四時雖非中春之月不得為不用令也鄭說未析引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
 冠子娶妻者賈疏云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己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
 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則冠娶妻據身自冠娶而言此引作冠子
 未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則冠娶妻據身自冠娶而言此引作冠子
 娶妻則文義並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謂察也無夫家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
 乖疑傳寫誤行司謂察也無夫家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為文也詩召南行露鄭風野有蔓草並引此經中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注及北也李業與傳並以此為夏正二月事其證也陳奐云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媒
 丈夫無妻曰寡人無夫曰寡取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合獨
 管子合獨亦即行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為年蓋若
 喻而亦會而行之名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術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
 備而亦會而行之名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術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
 無夫家者所以蓄育人民也案陳說是也此會即謂會而行之與上會男女義同夫家者今猶
 也者師氏注同云無夫家謂男女之嫁寡者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今猶
 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將已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嫁寡者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
 之端古亦謂之寡寡呂飛雁云詩行露箋引此經合會男女之嫁寡者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

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定為寡也案莊呂說是也鄭以寡釋經無夫家者蓋指凡男女過時未有室家及貧不能嫁娶者而言書堯典孔疏引尙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

而會之哉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繻字也古繻以才為聲納幣用繻婦人加以殺主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疏**過五兩者著昏禮之通法以防侈也入幣即內幣入內字通士昏禮謂之納幣即納幣徵彼注云徵成也使受幣者納幣是也禮言納幣徵春秋莊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何注云納幣即納幣徵彼注云徵成也使受幣者納幣是也禮言納幣徵春秋莊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何注云納幣即納幣徵彼注云徵成也使受幣者納幣是也

才為聲者玉璽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彼注云純當為繻古文繻字或作糸旁又祭統云王后冠於北郊以共純服注云純以見繻色並以純為繻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傳云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疑後人依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司也賈疏云繻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疑後人依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司也賈疏云繻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疑後人依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司也賈疏云

是形與純字近說文無紵字蓋失之詒讓案鄭意蓋謂紵即繻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與繻形遠與紵形近故不破為繻而破為紵說文繻字重文無紵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繻布字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並略同蓋此純帛為長二丈實未壞

復云無過五兩此雖六朝古說義不可通也互詳內宰疏云納幣用繻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者說文糸部云繻帛黑色也五兩十端也者賈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詒讓案兩與匹同說文匹部云匹四丈也左閔元年傳云重錦三兩兩杜注云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匹也又昭二十六年傳云申豐以幣錦二兩錦一兩如注云二丈為一兩二

端為一兩所謂匹也小爾雅廣度云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匹二有半謂之束案束之故士昏禮謂之束帛彼注云束帛十端也端與古義不合其說端兩束之數則不誤五兩總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者大宰注云兩端也端與古義不合其說端兩束之數則不誤五兩總方木為甲乙南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方水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

相成之數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尅者為妻是夫妻陽備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又隱元年注云束帛謂玄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白虎通義嫁娶篇說同陳奐云士昏禮言玄纁束帛謂玄纁不及玄纁者象陰

兩即玄纁也黃以周云庶人用繻於文無見從白虎通義案陳黃說是也納幣用玄纁蓋通於尊卑故班固說納幣並無異幣天子諸侯雖加以圭璋而用玄纁則與大夫士同鄭既破純為紵以今定純如字讀純帛五兩即玄纁束帛庶人禮同雷學法云每束之率類皆三玄二纁雖因禮之

者賈疏云然豈有昏之嘉禮純用繻帛者其說足以行禮云難記曰納幣一東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考諸說蓋編木
為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欄欄也案亡國之社在廟門外詳喪祝疏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
宜露者賈疏云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薄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
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案召
伯非媒氏則聽男女之訟不必於戒社賈謂制禮以前法固矣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
之不復以聽者釋文聽上無以字義亦通鄭意媒氏直主聽訟不主刑凡訟既聽之後辨其罪之
大小其小罪可赦宥者則媒氏專決而釋之其大罪不可赦宥者當入五刑者則媒氏不再聽而歸
之秋官也大司徒云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此經義與彼同蓋大罪入五刑歸於士者亦媒氏先聽之非謂直歸不聽也云士司寇之屬者大
司徒注義同亦闕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等官言之也引詩者鄭風牆有茨篇刺公子頑之詩
毛傳云中書內書也鄭彼箋云內書之言謂宮中所書成頌與夫人淫昏之語彼釋文引韓詩云
中書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引魯詩義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常用魯韓義
也引之者證經陰訟是爭中書之事以其言醜故不可宜獻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終

周禮正義卷二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疏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者賈疏云治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

此文云以刑罰禁亂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
案教者當教以通財阜貨及會計贏細鑿別良梓之事賈謂教處置貨物義殊未咳注云量豆
區斗斛之屬者漢書律麻志云量者倫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俞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俞以井水準其槩合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而五量嘉矣此舉斗斛以略五量豆區亦量名斗斛以十積數豆區以四積數二者不同故鄭
兼舉之互詳內宰注疏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今市亭然敘肆行刑也經界也疏而經市者以
下並市官之官法也經市者建國立市必先治市地而定其界域也賈疏云司市之官以次敘二
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林昏陰云即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敘
及本職所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使各以其地各以其時而後趨者為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文為釋凡官吏治事處通謂之次官正以時比官中之官府次舍注云次諸吏直宿舍者所居寺
庶子所止八次八舍亦同此注以舍釋次者散文得通也思次為市官總治之所介次為分治之
所因之所都之市亦同此注以舍釋次者散文得通也思次為市官總治之所介次為分治之
次故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云與小人遊厭乎如入鮑魚之次此分地經市亦通官吏所治及市
民所居言之也云若今市亭然者丁晏云史記三代世官為民與方士者現會旗亭下注旗

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文選西京賦開九市通衢帶旗亭五重俯察百隆薛綜注旗亭市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屬別小者也先鄭注次市中市樓也語各案

漢書百官志維陽有市長蓋即於市亭為官寺與周制略同故鄭舉以為况云叙肆行列也者王昭禹云所謂各於其地之叙是也案王註是也說文支部云敘次弟也肆行列前敘後有次第謂之叙蓋即各肆行首當市朝之處每肆市舍多少無定數其行首為巷門外即市朝也自朝望之名肆次第分行十肆則有司章五肆則有司稽二肆則有首一肆則有長皆於門為治所謂叙

也下文云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辨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也下宜於市專朝士云凡行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是遺物亦宜置於朝是即叙

近市朝之證也敘次於二十肆與彼經文及此注義並乖異非是治之矣內宰置其敘注釋敘為介次是以敘為總次於二十肆與彼經文及此注義並乖異非是治之矣內宰置其敘注釋敘為介

下文陳肆為分陳貨物令各異肆其事不同互詳內宰疏云經界也者孟子滕文公篇經界不正趙注云陳肆亦界也說文田部云畛竟也三市市別一夫於中分地為次分次成敘分敘成肆各有

與經野義畧同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疏今注云肆所以陳貨物之物也肆陳也案陳肆辨物謂列肆以物相從不相雜廁所以察良楛也注云陳猶列也者肆師掌客

肆陳也案陳肆辨物謂列肆以物相從不相雜廁所以察良楛也注云陳猶列也者肆師掌客肆義並同說文自部云陳列也陳即陳借字云辨物物異肆也者謂肆各從其物陳列為一處鄉

師注云辨別異也蓋別異衆物使以類相從若後注云貨之肆馬之肆及肆長所云令陳其貨賄名杜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皆陳肆辨物之事也每物為肆肆長治之云肆異則市平者

功沽而價不至騰躍故市得其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肆政以弊絕矣注云物靡者長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者賈疏云司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

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令使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平不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鄭司農云靡謂修靡也者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賈子新術道術篇云費弗過適謂之

故節反修靡王制注云人部云修者也凡物之細靡者必著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日賈阜盛也鄭

謂泉也布疏即本職所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有無懸遷以相通而居奇之弊絕矣賈疏云

由此二等之人或通貨或在市賣與此同考工記云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物曰商居賣物曰賈者

通財貨同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者外府注義同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召也賈買也物有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召也賈買也物有疏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與此義略同賈疏云量以量穀梁之等度以

度布緇之等或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物賈注云徵召也者爾雅釋言文典祀注同俞云信

案俞據左傳釋此徵召者故以徵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者鄭注賈賣之鄭亦望文

為義故注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人部見也鄭訓買後文又訓賣皆見之義也價見也此即孫

經世云司市以下諸價字皆讀為賈說文賣作賈從貝聲也價作價從人聲見也此即孫

與貴飾者或形近致誤若錯出正如賈用不售與賈害賈余直訓為賣者又求善賈而沽諸義各

有當耳案孫說是也釋文載劉昌宗音有與說文賈讀為育同此讀價為賈也又或音音當此讀

債為觀也段從垂音孫從劉音以義攷之劉讀為尤本訓賣而亦通訓買後文及賈人賈師並

云賣債債與賈對文則債有買訓可知云物有定賈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

司農云質劑月平疏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者即質人所掌者是也凡市皆以質劑為要信故小

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
訟也注云賈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者賈疏云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
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案亦詳小宰疏云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者賈疏云
漢時下手書即今書指券與古賈劑同也孔廣森云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貨物為之
中者保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賈保者也鄭司農云賈劑月平者小宰先鄭注亦云賈劑謂市中平
賈今時月平是也賈疏云先鄭解以為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為一義故後鄭引之在下也
案月平亦以賈民禁偽而除詐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疏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者葉
詳小宰疏以賈民禁偽而除詐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疏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者葉
嫁語陳音古注賈氏同案賈氏義難通疑傳寫之誤說文人部云偽詐也賈疏云司市之官用賈
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之偽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者胥師云察其詐
偽飾者賈師等並無賈師注謂胥師司市所自肆除之賈賈及肆長市中給繆役者然則此賈民即謂
胥師至肆長諸市吏以其肆役在市之賈人為之別於它官府之胥師賈師等為庶人在官者故
謂之賈民鄭云之屬者約略賈師之詞明兼有司賈師稽胥肆長諸官也賈疏則以屬為官屬而
屬而嗣掌其月彼疏又謂賈師之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者則似賈師之屬別有羣賈為叙官所
未載者殆即隱據此賈民為釋其說無微亦非鄭指也云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者賈疏云直依經解之情則真也情偽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黃以周云荀子儒效
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以刑罰禁禁而去盜徇刑罰憲疏以刑罰
去盜者禁禁即司贖所禁者是也去盜即刑罰憲疏以刑罰禁禁而去盜徇刑罰憲疏以刑罰
除害而體商賈即暴字詳叙官疏注云刑罰憲徇刑罰者釋文扑下有也字各本並無此明刑罰
即市刑非五刑亦非罰布也賈疏云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
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除

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除斂而予之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者即泉府所掌者是也斂謂斂之入
斂或除謂之同貨所以通有無而齊贏絀之數也朝士凡民同貨財者義與此略同凡市官以公
貨同之於民其事掌於泉府而司市亦總其成焉賈疏謂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
行其貨而民無財者除而予之後斂取其直非也注云同共也者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俱於
一也言官與民有無相通若同共此貨也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賈疏云民
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據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也案鄭意蓋謂斂除二者總為同貨之事此云民貨
也賈謂以斂買專屬同貨經斂除別謂斂除所除之直非鄭指也云民無貨則除斂而予之者泉府
先鄭注云除斂也賈疏云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賈予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
斂除也案此據泉府職釋經之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

疏

以泉府同貨而斂除者即泉府所掌者是也斂謂斂之入
官除謂斂之與民市貨不售則斂之民有急求則斂之入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日昃而市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客來去
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
所以了物極眾鄭司疏而平市之事日昃而市謂自禺中至跌中即易繁辭云日中為市市之
農云百族百姓也疏而平市之事日昃而市謂自禺中至跌中即易繁辭云日中為市市之
最盛時也云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者朝謂平旦至食時夕謂
下側至黃昏也惠士奇云行人之儀朝不夕晏子雜篇云室夕管子七法篇云立朝夕古語皆以
朝夕為東西賈疏云案下文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為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
者據市亭置次與敘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肆之處則居地多矣此三市皆於一
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注云朝市宜於市之東偏此即賈說所本但三市當於王北宮後垣之外平列三區不於一
院內為之又市朝一夫亦即列肆之處不徒為市吏舍賈說並失之詳匿人疏注云日昃
映中也者釋文云卯木又作辰案辰即卯之變體賈疏云卯者傾側之義映者差映之言故以映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日昃而市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客來去
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

疏

以泉府同貨而斂除者即泉府所掌者是也斂謂斂之入
官除謂斂之與民市貨不售則斂之民有急求則斂之入

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注云朝市宜於市之東偏此即賈說所本但三市當於王北宮後垣之外平列三區不於一
院內為之又市朝一夫亦即列肆之處不徒為市吏舍賈說並失之詳匿人疏注云日昃
映中也者釋文云卯木又作辰案辰即卯之變體賈疏云卯者傾側之義映者差映之言故以映

解期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期也阮元云大司徒注云日跌
 景乃中此跌當作跌跌二字上正下俗案阮校是也跌中者日過中而側西別於日未中而側
 東為馬中也說文日部云日在西方時側也引易曰日之離又矢部云日也即吳暨義
 並同廣雅釋詁云吳跌也即跌並傾側之言郊特牲注引此經作日側既夕禮亦云日側注云側
 跌也謂將過中之時皇甫謐甲乙經謂時加未為日之側也蓋黃昏為日之夕據鄭說則日側者
 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禹中至日跌為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為日之夕據鄭說則日側者
 謂日中而微側向西五年經所謂日下吳公羊何注云下吳蓋晡時是也蓋馬中不可言跌中而馬
 下側即春秋定十五年經所謂日下吳公羊何注云下吳蓋晡時是也蓋馬中不可言跌中而馬
 猶在東側是謂以馬中為跌中非古訓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者明百族商賈販
 夫販婦並雜聚於市三時成有經云為主但就其時來者較多言之耳大司徒馬田法云險野人
 主易野車為主先鄭注釋為主為居前與此義異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人眾若令以朝野人
 不能畢至夕市或不及畢去故必以日昃而市容其來去也賈疏云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
 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大宰注云行日商處曰賈以賈居於肆商雖
 行亦有邸舍在城內不須逐日來去也云販夫販婦朝資夕賣者說文具部云販賈賤賣貴者國
 語鄭語說有夫婦鬻壓弧箕服者即所謂販夫販婦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操也朝資夕賣
 謂所賣不多無肆立持不豫儲不久居於夕市為宜也云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
 眾者賈疏云以分為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眾也鄭司農云百族百族也者國策秦策
 高注云族姓也百姓謂平民自齊貨物買賣於市者後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即百族也賈疏
 云欲見此百族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
 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
 司寇之百族雖與此市人少異然後鄭注亦引禮運百姓為稱與先鄭此注義略同也 凡市

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子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

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容
 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交

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
 市物者也與讀為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眾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
 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泚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為疏則胥執
 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為泚泚視也玄謂思當為司字聲之誤也疏則胥執
 鞭度守門者說文門部云闔市門也文選蜀都賦劉逵注云闔市巷也闔市內外門也案三市每
 市蓋各有總門其內分設各次次內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巷是三市之中內外分合其門不一胥
 二肆一人則所守之門當為肆門也云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
 賈不使其名實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長尤其專職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
 也展成即賈人掌成市之貨賈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
 書之質劑皆賈人省之定之也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者司常云析羽為旌思次為市官所蒞其
 旌當用司市之物依大司馬治兵章云百官載旗則思次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
 於所治之次使市者望而聚於其處日莫市散則下之云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
 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者治謂以事咨辯陳請訟謂爭訟大事則為大治大訟小訟則為小治小
 訟詳小宰疏莊存與云司市聽大治大訟賈人佐之胥師聽小治小訟賈師佐之詒讓案市官聽
 大小治訟者各於其市朝凡思次介次皆於市中為寺舍其外為朝以聽治訟及為刑肆罪人之
 所其地當與百官治事之朝畧相礙史記孟嘗君傳云朝廷市者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即此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故曰市朝失之注云凡市入謂三時之市
 市者入也者謂日昃朝夕市人湊集入市門時云告守門察偽詐也者據胥師文謂市人有為偽
 飾虛詐者察而糾之以市門為市人所出入易以司察故使吏守之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
 者國語晉語韋注云鞭所以擊馬案繫革於木以擊人馬通謂之鞭書彛典云鞭作官刑據此則
 市刑亦用鞭矣賈疏云鞭以威人眾度以正人眾故并言之也云度謂笏也因刻丈尺耳者王引
 之云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攝受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笏亦杖名也今

江東呼打為度廣雅曰度杖也然則古人謂受為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果也又云因丈尺耳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故并及之其實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乘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不解謂父為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繫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案王說是也云羣吏胥師以下也者咳賈師司職司稽胥肆長諸官言之賈疏云見下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執鞭度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據云胥師已下云肆肆平賣物者之行列鄉師正也者黃以周云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云展之言整也者鄉師注云展猶整具說文支部云整齊也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會平成市物者言市者聚會不定市中列肆之物成其買賣黃以周云展如聘禮展幣之展謂校錄之展成奠賈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賈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是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吏記夏本紀奠作定匠人凡行奠丁晏云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吏記夏本紀奠作定匠人凡行奠水先鄭云奠賈防誑也者勅宋注疏本疏述注作敘案整勅之勅當作敘疏作敘近通用云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也者勅宋注疏本疏述注作敘案整勂之勂當作敘疏作敘近通用云整勂象辭云先王以明罰勂夫疏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王引之云賈未解豫字之借勂爲勂勂勂音義迥別詳宰夫疏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王引之云賈未解豫字之借勂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誑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也楊倞注豫賈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淮南覽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案王說是也人有酤酒者縣職甚高著漢市樓名旗亭蓋亦立旗於上使眾望而可知曾非子外儲說云宋人有酤酒者縣職甚高著漢市樓名旗亭蓋亦立旗於上

即旗識也云思次若今市亭也者前注同此爲司市總治市政之次云市師司市也者以司市掌治教爲市官之長故謂之市師也師師蓋即放此制云介次爲市亭明介次爲市亭之屬別而小者爲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師所治聽小治小思次爲市亭明介次爲市亭之屬別而小者爲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禮注云介副也謂小次爲大次之副屬別而小者爲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禮注云介副也謂小次爲大次之副屬別而小者爲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相成也當爲定者直謂爲字誤聲誤而改之也其意不同故兼存鄭司農云思辭也者詩大雅文王篇思泉多士毛傳云思辭也案詩多以思爲發辭故先鄭據以爲釋後鄭不從也云次市中候樓也者遺人云市有候館又三輔黃圖云長安九市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是漢時市有市樓爲市吏候望之所先鄭蓋舉漢制以爲況也云立當爲澄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案詳鄭疏云當爲澄案古者立位同字則讀立爲澄即讀位爲澄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案詳鄭疏云澄視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宗伯注亦同云立思當爲司字聲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解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爲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解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爲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段玉裁云據疏知賈本無字字無者爲長注例當爲某之下未見有贅字字者也今本注內有字字淺人增之黃以周云思司音近義通釋名釋言語云司思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禮注云司者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總其領也總主市肆者市師故上旌於思次市師泄焉

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泉入及**疏**凡萬民之期于市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泉入及**疏**凡萬民之期于市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有遺忘**疏**期於市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地之敘才賈疏云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詒讓案叙即上文敘之敘蓋諸肆行首當市朝之度

胥及肆長所治者凡肆布以下三事各就其敍治之取其近而乘見之也注云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者謂欲賣與欲買者兩杜為期約至市決其售否曾引史記孟嘗君傳所謂物忘其

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證此經義是也賈疏謂人各自為期限使了市事於市失

之云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者謂較有市吏泄之宜有官度量法式凡市人有以斗斛丈

尺差異爭訟者則就其行肆校驗平壹之漢時市官蓋亦有此法凡鄭言處者多為審察是正之

義大宰注云正正處也大史注亦有處吉凶之語皆其證賈疏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丈尺處

置於絹布之肆非鄭也云故書肆為辭者徐養原云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辭訟也此訓辭為訟

雖相近義迴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義解之鄭司農云辭布辭訟也又辟部辭訟也此訓辭為訟

與說文同先鄭意布即泉也因爭泉物而辭訟謂之辭布賈疏云先鄭從故書肆布為辭訟之布

後鄭不從而為羣吏考實諸泉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敍乎明不得為

訟之布也云立謂肆布市吏各就其敍以之案市人所入布與法數當相應不得有羨闕也賈疏

人所斂五布入泉府者市吏各就其敍以之案市人所入布與法數當相應不得有羨闕也賈疏

云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其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

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敍數者沒入官是其法也案此

泉入不專指物稅賈說非是云及有遺忘者便歸令本主贖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

疏云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便歸令本主贖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

與此文別也案賈似以遺忘為遺失泉布者則與下文得貨賄事傳同非經注義也但鄭說亦似

未靖洪頤煊謂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利詔家宰而誅之注云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

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此辟布常與彼同義其說似近是蓋凡萬民買賣賈直既定而所與

泉布或與所約之數不相應或已付賈而物主詐稱未付者皆就其敍案問其是非也凡得

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肆馬於肆凡得

貨賄六畜者亦如之此治市中拾遺之令也亦置於其敍以俟辨認者舉之沒入官肆

也賈疏六畜者亦如之者此治市中拾遺之令也亦置於其敍以俟辨認者舉之沒入官肆

也賈疏六畜者亦如之者此治市中拾遺之令也亦置於其敍以俟辨認者舉之沒入官肆

凡得

忘關失者使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注云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肆馬於肆

則主求之易也者經云亦如之即冢上文各於其地之敍而言貨之肆馬之肆其行首即所謂敍

也云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者呂氏春秋樂成篇云物之遺者民莫之舉高注云舉取也

故凡物沒入官謂之舉司門注亦同朝士云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三日即舉者

以市肆器雜不容久留也沒入官即彼云大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

者公之其小者當亦得入私經文皆不具也

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之也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阜起其賈以

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疏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

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疏而握盈賾之柄也珍異詳賈人疏李光坡云此以治之所以禁物靡而

均市也注云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阜起其賈以

釋文作苦朱葵州本及舊注疏本並同段玉裁云行今俗所謂行貨不精者也方言注謂之行者

今謂為扞蔽唐書韓琬傳謂之行竄今行謂汗沽狗也王引之云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

與鹽同唐風鴛鴦毛傳曰鹽不攻級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辨

其攻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

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屏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濫不固也行鹽

即行苦案段王說是也沽苦字通苦見鹽人典婦功典案三職彼杜及先鄭注並讀為鹽而沽見

酒正司裘市車司兵諸注則注用沽不用苦然沽義亦當與鹽同王說得之行謂惡亦詳胥師

疏云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微之也者賈疏云總釋經亡者謂抑貶其賈則售者謂增其賈引物自

然來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微之也者賈疏云總釋經亡者謂抑貶其賈則售者謂增其賈引物自

使人不齋其物也云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者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方言郭注云

細好也祭義注云微少也使微者減損之使微少而已對使亡為卻絕竟不得市也鄭司農云亡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凡通貨賄以墜節

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之

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疏**凡通貨以璽節出入之者李光

案李說是也此專據商賈言之大宰九職云六曰商賈早通貨賈是也凡商賈所齎物並以璽節

通之注云璽節印章者掌節注云璽節今之印章也職金注云璽者印也說文土部云璽王者

印也重文璽籍文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舊儀云璽徒也

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

子使公冶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道追而予之璽書章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以印稱璽國語魯語云襄

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道追而予之璽書章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以印稱璽國語魯語云襄

三也案衛蔡章三說是也周書說誓云湯放桀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坐則夏殷時已有璽但

彼為璽書揭著物與璽節異而其形制略同云如今斗檢封矣者賈疏云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

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丁晏云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

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闕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

親封之詒讓案漢斗檢封名制不可攷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謂使商賈之人自執此璽節以通

其貨賄也云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賈疏云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

之司市給璽節也云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賈疏云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是

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

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資於民

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

同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

凶年因物貴大**疏**國凶荒札喪者即膳夫之大荒大札也札喪是一事賈疏謂札謂疫病喪謂

錢泉以饒民**疏**死喪分為二義失之云則市無征而作布者均人云凶札則無財賦故市無

征市征即大宰九賦之市賦也注云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者物貴而市不獨稅則

物益貴民將重困故無征即謂不斂次布總布等也云金銅無凶年者賈疏云以其凶年穀則貴

凡通貨以璽節出入之者李光

坡云此以商賈早貨而布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者賈疏云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強
 兵車之法云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者狹釋文作夾案疏記作狹夾即狹之
 借字鄭注云數升幾多少賈疏云布之精麤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十五升或四升或
 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經麻有十五升抽去半其
 帛之升數禮無明文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縵幅則依朝服禮廣二尺四寸云茲色亂正色不粥
 於市者茲色即五方之閒色也五行大義引縵子嚴春秋釋例云東方閒色綠南方閒色紅西方
 閒色白北方閒色紫中央閒色黃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者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云
 禽獸魚鼈不中殺所不粥於市者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鼈云亦其類
 也者賈疏云王制所不粥於市者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鼈云亦其類
 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案依賈說則後鄭以王制謂云不粥者分屬民
 商賈工與先鄭以不得粥專屬賈者異王制又云有金璧圭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此不引牲者以被諸物不粥者各自有取義不粥於市者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飲食不粥於市此不引牲者以被諸物不粥者各自有取義不粥於市者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未聞數十二焉者經民商賈工數各十二通為四十八也賈疏云王制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
 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骨十二是閒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
 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案注疏說頗難通王制約舉市禁本未細計凡數賈強以充十
 二事分合既未當且依其說則是所閒數止十二而注云未聞數十二於文義亦復乖迕竊疑鄭
 意止略舉王制以况義並非以當此十二禁之一此注當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明王制文於此經
 未必相當此四十八禁實全未聞也數十二焉四字疑後人未明鄭義據經安增賈綠誤為說途
 多亦市刑小刑憲罰中刑術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徒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扑
 肆也故書附為術肆市刑者司市之官刑以其事小法經不過此三者也李光坡云此以刑罰
 比于春云當為術肆市刑者司市之官刑以其事小法經不過此三者也李光坡云此以刑罰
 肆也故書附為術肆市刑者司市之官刑以其事小法經不過此三者也李光坡云此以刑罰

靖本正扑罰謂扑之以示罰猶閭胥云捷罰與廛人罰布異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者以司市不
 掌五刑也賈疏云此刑各有所對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於
 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注云徇舉以示
 其地之衆也者說文彳部云徇行示也徇即徇之俗謂列其所犯揭著其身使周行市廛以示眾
 為戒也云扑撻也者閭胥注云撻扑也說文支部云支小擊也从又卜聲阮元云支之緣變為扑
 手即又也扑訓擊因而名擊之云撻扑也說文支部云支小擊也从又卜聲阮元云支之緣變為扑
 鄭大射儀云扑擯楚也案扑以擯楚撻人因謂撻楚為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此市刑輕故雖
 大刑亦不過扑也唐石經此經及尙書儀禮初刻皆誤作木皮之扑唐玄度九經字樣手部謂扑
 即說文撲字亦認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者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此憲罰
 亦謂書其犯禁之狀表縣於肆門宣播其罰與表縣法合同賈疏云憲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
 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云故書附為術杜子春云當為附者段玉裁云
 附麗字周書多作付此作附者假借字也高宗彤日天既付命正德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今文尙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為附婁訓附為益也似以附為附麗正字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
 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
 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謂謂憲徇扑也
 必司幕帟蓋帷市者眾也此四物者在眾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疏注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
 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疏過其國之市者明據無事
 而自過其所封國都之市而言若以事至王國及它國過市則無罰也云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
 也者亦據無事而過其所食采地之市而言若以事過王國及它國過市則亦無罰命夫謂有采地
 命士以上至三公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
 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

與王制又言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者亦可粥也案江說是也但此經凡云兵器並
當分爲二物兵謂五兵器則車蓋用器之屬內府所謂良兵良器是也鄭賈並以兵器爲即戎器
失之詳王制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云人民奴婢也者
謂私家奴婢即大宰九職之臣妾也與凡泛言人民指平民言者異說於市者蓋古私家自有鬻買
人則古者奴婢皆舉人之家沒入官者爲之然此職之人民則鬻於市者蓋古私家自有鬻買
臣妾奴婢之法莊子徐無鬼篇說南伯子綦之子相過蓋則而鬻之於齊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檀弓云子頃請爲庶弟之母是也至國語越語云王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
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右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則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
轉爲私家爲奴婢矣惠士奇云價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
曰人民云珍異四時食物者盛人注同據賈師云四時之珍異是也食物珍異蓋若內饗所云珍
物之屬公羊昭三十一一年傳云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太
牢而備珍怪並與此義同賈疏云見下盛人云凡珍異之有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滯者斂而入于膳府即果實及諸食物依四時成熟者也

市以劑 鄭司農云質劑月不質也質大賈劑小賈立謂質劑者爲之券藏疏凡賣債者質劑焉
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結信而止訟之事謂就此官所治處定其質劑也賈價亦買也詳司市注注鄭司農云質劑
月平賈也者小宰司市先鄭注義並同云質大賈劑小賈者先鄭意質劑並爲平賈以市大小異
名文選左思魏都賦質劑平而交易劉逵注亦依先鄭義云立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者破先
鄭月平之說小宰注云質劑今言券書也詳彼疏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
之物用短券者小宰注亦云長曰質短曰劑謂人畜等物重賈貴則用長券之質器用等物輕賈
賤則用短券之劑賈疏謂若人民則未成配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爲小者也恐非鄭意又
曲禮云獻田宅者操書致王引之謂致即質古字通若然市田宅者亦用質與惠士奇云質人賣
債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僉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通逃

之臣妾者得歸其主焉有**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
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

罰之 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
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立謂淳讀如淳戶鹽之淳疏同其度

淳制者惠棟云淳制管子君臣篇作淳制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上經注
云量度者今處斗斛及丈尺愚謂斗斛屬量又兵屬度管子是也詒讓案綽淳字同詳內宰疏注

犯禁者舉而罰之者禁謂犯質劑者之禁也荀子王霸篇云質律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
敦懲而無詐矣楊注云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

案依揚說質律蓋即此官糾禁之著爲官法者也舉罰之者猶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
罰其人彼注云沒其財而撻其人但此舉亦謂沒入其貨罰依鄭義爲罰令出布故盛人注以質

布爲此官所罰犯質劑者之泉而司關注則以罰爲撻是即司市市刑之扑罰二義不同也至謂
泉在盛人五布當爲罰布非質布詳彼疏惠士奇云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

不中改幅廣狹不中量則治質劑并解之故兼云治也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者賈疏云案小宰
宮正注同賈疏云并取治質劑并解之故兼云治也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者賈疏云案小宰

職云聽取予以書契經既云書契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說文刀部云券契也
側者書契孔疏引鄭易注云書契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說文刀部云券契也

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刃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老子云聖人執左契而不
書兩札各持其一則有左右故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老子云聖人執左契而不

數於人之右契左契合之即兩札也刻其側者蓋依其取予之數刻札爲契契字古通十挈五
其券刻以紀數者亦謂之齒管子輕重乙篇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

齒易林大畜之未濟杜子春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蓋書契與傅別質劑形制畧同惟以兩札刻側
爲翼互詳小宰疏杜子春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蓋書契與傅別質劑形制畧同惟以兩札刻側

爲翼互詳小宰疏杜子春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蓋書契與傅別質劑形制畧同惟以兩札刻側

爲翼互詳小宰疏杜子春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蓋書契與傅別質劑形制畧同惟以兩札刻側

注義同云皆當中度量者中其廣狹長短之度最云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段玉菴云讀如淳
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為絲為緇不得為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段玉菴云讀如淳
尸盥者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據內宰注故書作敦今書作淳子春禮說經作純此經則故引
黃並作淳後鄭於二職並依作淳之本注純字通不煩破字故義同子春而字則仍而不改但引
士虞禮以擬其凡治質劑者國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都三月邦國其期內聽期外不
音賈說非是

聽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疏以抵質劑者國中一甸者謂
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量其所居之遠近為約期以聽之此與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遠近之期略同蓋賣債取子之
訟當就此官平決其附於刑者則當歸於士二官相與為官聽其官法亦相因也國中據王國都

古文考皆作基近人以中城郭中也云邦國者券釋文作基云本或作芬阮元云士虞禮注云
段期為之基期雖聲類相通而訓義各別儻經果作基字則鄭不宜無釋矣釋文基當作棋經典通

士邦國券釋文作期是其證也蓋鄭本經文三期字本同後人妄生分別改邦國期字為券惟釋
文尚存鄭本之舊今本釋文作基乃傳寫之誤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者賈疏云此經摠上

質劑與書契來訴者詰讓案司市云大治大訟小治小訟彼治與訟異鄭知此治質劑即為訟者
以與朝士士治有期日同散文訟亦得謂之治公羊傳二十八八年傳云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術

侯又成十六年傳云公于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並釋治為訟治是訟治義得通也云
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者此官既與訟者為期俾自來聽鞠

如逾期而訟主不至則是者詐不實故不復聽以絕其好訟且息文書也者此官既與訟者為期俾自來聽鞠
距國百里以內關六鄉也賈疏云以其內有國中野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云野野甸

稍也者司會注同此野與朝士異彼野通四等公邑則縣縣亦在野內而六遂屬郊稍家邑則又屬
疏依此注義則此野與朝士異彼野通四等公邑則縣縣亦在野內而六遂屬郊稍家邑則又屬

都此經則賈疏云二百里至三百里無論六邑公邑家邑並屬野而縣量之公邑則又屬都其分合
迥不同也賈疏云下有都都是四百五百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云都小都大都者

據載師以三等采地則內兼稍家邑而不及公邑此則於大小都外兼含縣量公邑而稍家邑則屬
彼通該師以三等采地則內兼稍家邑而不及公邑此則於大小都外兼含縣量公邑而稍家邑則屬

亦野其界域
野其界域

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杜子春云斂市紵布列肆之稅布

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稅之總布謂守斗斛鈔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所疏掌斂市紵布
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

布廛布者王念孫云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
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貨賄人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貨賄人

紵本或作次丁晏云紵段借字說文糸部紵積所織也非此經之義詰讓案釋文或本是也釋文
紵本或作次丁晏云紵段借字說文糸部紵積所織也非此經之義詰讓案釋文或本是也釋文

先鄭注引此經亦作次布與或本正同此作紵者疑涉下總布而誤增糸形江永云紵布者市之
屋稅總布引者貨賄之正稅布與或本正同此作紵者疑涉下總布而誤增糸形江永云紵布者市之

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廛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縑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
之稅又云官獨以廛名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縑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

充初市廛源而師所廛人所能盡藉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入於廛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
賦大宰所謂市賦闕師所廛人所能盡藉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入於廛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

所賣貨物之稅此三者為九賦之市賦乃正稅也此布征雖亦有它物而以泉布為多故有五布以
物稅為正而亦兼有貢故謂之總賦賦貢也市征雖亦有它物而以泉布為多故有五布以

泉府所云市之征布也管子戒篇云市正而不布蓋非周法與此經不合五布之義以江為允今
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者紵亦當作次此即市肆

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者紵亦當作次此即市肆

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者紵亦當作次此即市肆

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者紵亦當作次此即市肆

之屋稅也賈疏云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丁晏云欲依字當為次即忍次介次之稅故先師
以為列肆之稅布江永云列肆有稅猶民之陳里有稅杜子春云總當為優者肆長杜注同載師
先鄭注引此經作倫布亦從杜讀段玉裁云杜蓋謂為聲之誤二字雙聲也云謂無肆立持者之
稅也者說文人部云倫倫互不齊也曲禮毋儻言鄭注云儻猶暫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儻進退上
下無列也杜以無肆立持者儻互不齊故其稅謂之儻布也江永云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
穆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強者擬其音耳非讀為也租稔當是組總之誤見巾車職轉寫為從禾
也云緯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斗斛銓衡為市公用之器使人守之或有出稅也銓衡
詳大行人疏王與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
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
之人本身自有夫布不當征其稅王說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
是貨物之布貨有賤賄有輕重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案王江說是也莊存與蔣載康
莊有可說並同互詳肆長疏云賈布者賈人所罰犯賈劑者之泉也者即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
之是也賈疏云謂犯賈劑違券書罰泉也王與之云賈布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賈劑如今田宅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賈布江永云則賈布何為別名賈布此即賈劑之
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為之交易以給賈者而賈者亦藏其半賈劑蓋官作之其上當
有印是說以量取賈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案王江說亦是也莊存與蔣載康
會到莊有可說並同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云罰罰贖也此
罰布亦即市中罰贖之泉所謂貨罰周書大匡篇說均市之法云以罰均亦謂此也賈疏云謂
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江永云罰布有三實人罰度量酒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偽
飾行價賤者二也胥師有罪者三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劑而乘天惠而費價者有罰布可
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賈人罰犯賈劑者之泉即是詐偽飾行價賤者之罰乃別
稅注云賈布則謂布之類不該矣案江說亦是也云賈布者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稅注云賈布則謂布之類不該矣案江說亦是也云賈布者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江永云與欲異者欲是賈物之肆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
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賈買者當時不能即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需亦須處此處亦是官物故
當有稅案江說固是但市肆陝隘止容販物商賈之家人或於肆外近市之地別
居者則亦當納賈布猶農民之受廛者有里布則廛固不徒儲藏貨物之舍矣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
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
疏凡屠者斂其皮骨筋骨入于玉府者說
肆莊子讓王篇屠羊說曰願復反吾屠羊之肆是也凡殺牛羊等則有皮角筋骨故亦斂之與玉
府掌皮為官聯也賈疏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
物者使入玉府也注云屠者居肆有牲畜之物稅又有市廛之地稅本身又有民職之貢故使人
政令通言之賦即稅也屠者居肆有牲畜之物稅又有市廛之地稅本身又有民職之貢故使人
皮角筋骨等以當之既入則輸之玉府給作器物也此賦稅各有定限儻所斂者多溢於所當賦
稅之數則亦依平價以官泉償之矣云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者賈疏云謂若羊牛有
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之類是不中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故書滯或作廛鄭司
用亦使出物之稅以當邦賦之處
官為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
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
謂貨物諸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一征其有貨物也不售而於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為買
之故曰法而不廛立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於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為買
之入膳夫之府所以
疏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者此與膳夫泉府為官聯也但此為
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者不必珍異也賈疏云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于膳夫之府以供官食
廛者謂故書有二本一本作滯一本作廛也會到云泉府滯故書作瘵詩下民卒瘵釋文本又作

之屋稅也賈疏云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丁晏云欲依字當為次即忍次介次之稅故先師
以為列肆之稅布江永云列肆有稅猶民之陳里有稅杜子春云總當為優者肆長杜注同載師
先鄭注引此經作倫布亦從杜讀段玉裁云杜蓋謂為聲之誤二字雙聲也云謂無肆立持者之
稅也者說文人部云倫倫互不齊也曲禮毋儻言鄭注云儻猶暫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儻進退上
下無列也杜以無肆立持者儻互不齊故其稅謂之儻布也江永云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
穆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強者擬其音耳非讀為也租稔當是組總之誤見巾車職轉寫為從禾
也云緯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斗斛銓衡為市公用之器使人守之或有出稅也銓衡
詳大行人疏王與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
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
之人本身自有夫布不當征其稅王說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
是貨物之布貨有賤賄有輕重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案王江說是也莊存與蔣載康
莊有可說並同互詳肆長疏云賈布者賈人所罰犯賈劑者之泉也者即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
之是也賈疏云謂犯賈劑違券書罰泉也王與之云賈布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賈劑如今田宅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賈布江永云則賈布何為別名賈布此即賈劑之
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為之交易以給賈者而賈者亦藏其半賈劑蓋官作之其上當
有印是說以量取賈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案王江說亦是也莊存與蔣載康
會到莊有可說並同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云罰罰贖也此
罰布亦即市中罰贖之泉所謂貨罰周書大匡篇說均市之法云以罰均亦謂此也賈疏云謂
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江永云罰布有三實人罰度量酒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偽
飾行價賤者二也胥師有罪者三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劑而乘天惠而費價者有罰布可
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賈人罰犯賈劑者之泉即是詐偽飾行價賤者之罰乃別
稅注云賈布則謂布之類不該矣案江說亦是也云賈布者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稅注云賈布則謂布之類不該矣案江說亦是也云賈布者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者不必珍異也賈疏云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于膳夫之府以供官食
廛者謂故書有二本一本作滯一本作廛也會到云泉府滯故書作瘵詩下民卒瘵釋文本又作

作禱禱與塵聲近又書為塵徐養原云此經以帶為塵泉府以帶為禱與禱聲在仙韻禱在旱韻二韻
 本通帶在祭韻古祭泰夫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如獻從獻聲讀如芮是也然則塵
 與帶古蓋通用案徐說是也鄭司農云謂帶貨不售者官為居之者謂如後泉府云斂市之不
 並異國語晉語叔向曰假貨居賄草注云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貨殖傳云
 廢居居邑注如書云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此官為居之亦謂官以直收蓄之以待用也云貨
 物沈滯於塵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者此釋故書或本作塵之義謂貨
 滯則將抑買以冀速售故官為以平賈居之使民喪疾得給而官用亦不求而備也云塵謂市中
 之地未嘗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者即前後鄭注所謂貨賄諸物邸舍也載師先鄭注云塵
 市中空地未有肆此為邸舍故不云空地後鄭不從作塵之本故不用先鄭義賈疏謂但塵雖非
 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為空地故後鄭不從蓋不知先鄭此注義與載師注小異若空地全無舍豈
 可以畜藏貨物乎引孟子曰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義賈疏云周則塵有征上
 丑篇文先鄭以彼塵亦市中畜藏貨物之處故引以證故書塵字之義後鄭增成其義也冬孟子
 塵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塵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義賈疏云周則塵有征上
 此經則市有塵又有征孟子之文不可通於此也云謂貨物積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與塵征異依
 不征者釋文云諸本或作貯又作褚藏劉本作葬丁晏云集韻貯積也或作褚者通作褚後賈師
 注亦有褚字阮元云褚從寧者聲寧之或字也寧者辨積物也詒讓案說文貝部云貯積也與寧
 聲義同褚即貯之俗褚聲近假借字左傳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云褚蓄也藏葬亦聲
 之誤先鄭引孟子證故書之塵又以此經轉釋孟子之義欲其互相證明也依先鄭義貨物積藏
 於市中所謂塵也王制曰市塵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案趙義蓋亦以征為即塵市宅也古者無
 征襄世征之王制曰市塵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案趙義蓋亦以征為即塵市宅也古者無

略同致王制與大戴禮記王言篇管子五輪篇並有市塵而不稅之文與孟子正同王制上文又
 云公田藉而不稅則是殷之助法故後鄭彼注及孔疏以市不稅亦是殷制彼注又云塵市物邸
 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塵即為地稅征自為貨物之稅後鄭不從先鄭說尋文究義當以後鄭為
 允又載師國宅無征塵征二十而一國宅不得關市塵趙引彼為證亦失之云其有貨物久滯於
 此經而斂珍異之有滯者及泉府斂市之法而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是也與孟子互相釋謂以法為居取之即
 與先鄭說異而地稅十一者蓋兼據遂人上中下地皆奇受一塵為釋不知孟子之塵專屬市宅不
 與夫田並授若市宅之地稅則不足據云立謂滯讀如沈滯之滯者後鄭從今書作滯破先鄭說
 什一之法趙說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立謂滯讀如沈滯之滯者後鄭從今書作滯破先鄭說
 文珍異四時食物也沈滯與凝義相近段玉裁云鄭君從滯讀如沈滯不獨擬其音亦取其義同也
 則將瘦或作腹賈疏述注亦作瘦云考工記梓人云大何履後履是細小之義故云瘦履腐敗
 宥云瘦或作腹賈疏述注亦作瘦云考工記梓人云大何履後履是細小之義故云瘦履腐敗
 是以為買之呂飛騰云疏所據注作星釋名履畜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瘦瘦論讓案瘦
 字當作為買之形飛騰云疏所據注作星釋名履畜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瘦瘦論讓案瘦
 以平買之為常賦稅也珍異共膳羞故入膳夫之府天官敘官膳夫有府二人是有府藏也
 云所以紆民事而官不失實者說文糸部云紆緩也民貨不滯則其急紆官得珍異是不失實也
 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
 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資利故曰平準此注義本於彼

周禮正義卷二十七終

周禮正義卷二十七終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憲表

疏

各掌其次之政令者次謂二十

瑞安孫詒讓學

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賈疏云刑謂市中之刑憲
徇拊禁謂市中之禁謂司市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案賈說是也禁即司市偽飾中之禁四十
入之屬此與小司寇布憲所憲刑禁通該五禁者異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此謂書揭
市刑市禁表縣市門豫相戒救司市刑之憲罰則謂市人犯刑禁者書縣其姓名罪狀以示戮
與此表縣同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賈疏謂使人行賈惡物於市
而事異也

巧飾之令**疏**以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者此即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之事也
欺誑買者

云賈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者此即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之事也注鄭司農
司市疏云惡也者毛詩小雅民勞傳文小行人注同云謂行且賈司市賈師為買者其轉訓也詳

字說文具部云賈也且行部云行且賈也賈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賈為釋賈疏云先鄭云
謂行且賈也賈也且行部云行且賈也賈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賈為釋賈疏云先鄭云

億云據此先鄭解行之字不與先鄭讀案先鄭釋行字絕句行賈者又為句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又云凡市偽飾之禁可證先鄭讀案先鄭釋行字絕句行賈者又為句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

文不順不如後鄭以行不堅固也王引之云云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是後鄭以行
買者者李光坡云行不堅固也王引之云云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是後鄭以行

為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賈則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卑害者使亡後鄭
孟反若是行步之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卑害者使亡後鄭

注云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退孟反又如字胡剛反苦音古退
孟剛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肥薄曰行苦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或曰行濫九章算
衡盈不足章行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修篇曰以完為
破以牢為行行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修篇曰以完為
不牢謂物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權權為行敵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濫正謂此也
西京賦說市曰舊良難苦豈豈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價恩相對為文後鄭之說善矣案王
行惡物於市今本誤到其文遂失其義耳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胥師賈師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也
上總言之此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也辨別疏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者亦謂介次也賈疏云案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即胥師云平其貨賄二官相佐助也云展其成
而奠其賈者奠亦當為定鄭不釋者以冢上司市注畧之賈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
疏云以其知物價故也注云辨別也者天官敘官注同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
也謂若米穀棺木而賈久雨疫病疏凡天患者與司救云凡歲時有天患義同彼注云謂裁
才賈賈之因天災害厄民使之重困疏害也注云恒常也者說文二部云恒常也恒即恆之
也謂變云謂若米穀棺木而賈久雨疫病者貴賈之因天災害厄民使之重困者此亦訓債為賈
也諸即貯字見塵人注久雨則米穀貴疫病則棺木貴漢書刑法志云諺曰棺欲歲之疫非惟
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疏人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賈人應
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之物疏人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賈人應

皆云先廟之物者賈疏云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凡國之賈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也債賈
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官賈之均勞逸疏注云債賈也者司市注同債賈二義詳司市
必從今書者賈人有可訓賈但此經以後官斥賈為言則賈在上債在下訓賈為長不當云賈債也
讓案司市賈人並有賈債之文故後鄭不從故書作賈債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賈者賈疏云斥
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案斥賈詳大宰疏徐養原
直月為官賈之均勞逸者詩小雅杜云繼謂我日鄭箋云嗣續也爾雅釋詁云嗣繼也直月謂
人當一月國語晉語云臣敢頌當日章注云當日直日也直月與直日義同謂帥其屬每月相繼
續更代當直為官掌賈債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
李鍾倫云屬蓋即肆長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
民禁偽而除詐賈疏謂賈民為賈師諸官者故此疏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役會
謂賈師之屬別有羣賈蓋據彼賈民為說實則兩疏皆非也
同亦如之者謂道此亦從行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而治
其市事也賈疏云此亦從行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而治

司說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鬪遊也鄭司農云以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即司市以刑罰禁鬪之事也憲亦謂表
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即司市以刑罰禁鬪之事也憲亦謂表

此掌市中亂民罷民之禁鬪鬪謂爭鬪而鬪鬪謂人注云鬪鬪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
說文鬪部云暴疾有所趨也引申為暴戾字暴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
者此禁市民之暴亂與彼為官聯也陵凌之段字說文又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禁市中鬪遊之民也遊游之俗詳師氏疏注云鬪鬪也者說文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謹言語詢詢也是謂通曉呼聲嗚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為官聯也鄭
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此禁市民之罷罷亦當通曉呼聲嗚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為官聯也鄭
司農云以屬遊飲食奉飲食者州長注云屬猶聚也聚羣義同謂羣聚遊於市而相共飲食也
書酒誥云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尚
書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即古屬遊
飲食之禁買疏云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洪頤煊云管子立政
篇周屬羣徒不願於常者聞有司見之復無時屬遊與困屬義同若不可禁則博而戮之疏
捕也設即司市刑憲若不可禁則博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博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博而戮之疏
徇扑胥云撻戮是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博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粟疏掌巡市而察
即犯司市賈人胥師賈師司鼓五官之禁者此官常巡行五肆之敘司察之也云與其不物者而
博之者此則在司市諸官市禁之外者故特舉之王應電云博之歸於胥師注云不物衣服視
占不與粟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疏掌巡市而察
亦司市賈人胥師賈師司鼓五官之禁者此官常巡行五肆之敘司察之也云與其不物者而
常法左隱五年傳云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與此不物文異而義略同此皆形迹詭異或為姦妄故捕之掌執市之盜賊以
徇且刑之疏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
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起禁也坐
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襲為習杜疏各掌其所治之政者此官所治之地蓋即內宰司市之
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疏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
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謂巡行肆前近市門之處司市凡
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是也鞭度亦詳彼疏云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者與司禮所憲禁令同
注云作起也者大司馬考工記總目梓人注並同說市不得乃空守其所齋之物荀子哀公篇云好
肆不守折即空守之義野廬氏云以幾禁行作不時者注云不時不夙則莫者也此經坐作出入
猶彼云行作三市各有定時當亦兼有不時之禁矣云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者徐養原
云襲習古字通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詳禮記表記
注引傳習作襲云謂掩捕其不正者者國語晉語章注云襲掩也方音云掩索取也謂司其不意
而捕取之恐其逸失也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出布疏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出布疏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出布疏
也此謂市人有罪而未麗於刑者故戮而罰之不歸於士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
外別言罰之故知為罰布非市刑三罰也賈疏云即上塵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
布令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亦
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疏各掌其
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疏肆之政
令者賈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云陳其貨賄名相近者
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者此即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注云爾亦近也
者爾即邇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邇近也燕禮特牲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
者遠善善自相近者謂雅釋詁云邇近也燕禮特牲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

禮記卷之六

章之與革遠之則遲近之則遠即此經名實遠近之義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難亂以欺人者與後鄭

同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疏斂其總布者江永云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

時斂之以歸應人而應人以人泉府也案江說是也亦詳應人疏注杜子春云總當為僞者

人杜注同彼後鄭注不從子春說別釋為守斗斛鈔衡者之稅則此職義亦當與彼同今引杜說

而不彼者蓋以已詳於彼故不復出非於此轉從杜說也賈疏謂此肆長各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以為後鄭從杜失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

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庫杜子春云

是疏掌以市之征布者即大宰九賦市賦之泉也賈疏云即上應人秋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

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子之封符信然後予之立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

說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者於段玉裁校改于又云售者儲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案段

說字亦經本作籬之證此即市以泉府同貨而斂昧之事亦與應人為官聯也謂若國語越語

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案國即國中謂城郭中郊六鄉外

之餘地經言國人賈說未析注云故書滯為痺杜子春云痺當為滯者故書滯誤為痺猶應人掌四

不售則官為斂也詳彼疏杜意蓋謂經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為民不急用之貨故沈滯而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買取之莽制正本此經審釋彼文疑劉秋所傳周官經滯於民用滯亦

矣鄭司農云揭而書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說文巾部云揭揭也又竹部云箋表識書也案

傳曰揭而書之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揭槩也又周禮云揭而書之也蓋許君即引周禮此文

今本作春秋傳者傳寫之誤此云物揭而書之謂來買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祀喪紀是也漢

之也亦詳職金疏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者謂來買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祀喪紀是也漢

鄭云急求即劉歆所謂欲得者也云抵故賈也者國策中山策高注云抵當也謂依故買入時相

當之賈直子買者凡貨滯不售而官取之其賈必賤民買之官仍依其故賈者不欲取其贏以病

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此不足以為破先鄭之義也此文云各從其抵與下經從其土從其官

司文例正同故後鄭不從先鄭而謂抵即主有司耳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謂治三采邑之官

即公羊定十一年傳所謂采天官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故此主則別治各邑之大夫與五大夫異

故云別治大夫也云然後子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者賈疏云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

買官物而賈必從其所屬主有司為封符信致之泉府泉府乃以物予之所以防檢拾者猶直販

者書之所謂抵也木之聲誤為屯聲從木誤為從手其理一也說文云抵抵也非解老曰直根

一故云主有司是也江永云自此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
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繼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
難乎其為買矣 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云賸賈也以祭 疏 凡除者
案江說是也 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云賸賈也以祭 疏 凡除者

所敘市之滯物轉賣與民也 注鄭司農云賸賈也者說文具部云賸賈也或賸賈也案此經以
凡除者與凡民之貨者並言除即所謂賸賈貨即所謂賸賈也除者先賸賈物而後賸賈也案此經以
約期以付賈不得過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貨則從官借物而約期以償物得過旬日三月而有息
小事不得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賈但除之
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賸與之 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所屬吏
不取息利也并制正本此經 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所屬吏

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賸賈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
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其
莽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疏 凡民之貨者與其有
以市之征布及所斂市之滯物貸民以治產業也左文十四年傳云齊公子驪賈施於國而多
聚士盡其家貸於公存司以繼之彼貸公則者公有司主之疑即此泉府之屬賸賈云貨者即今
所謂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辨而授之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為之息民參者息即小宰注
所謂貸子管子輕重丁篇云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史記孟
庸史也者賸賈云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家之故上注云有司其
者鄉正保焉案惠說是也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鄭意

此貸者即謂貸前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賈也辨即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辨物
同江永云辨者辨其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賈也辨即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辨物
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謂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案江謂賸賈專為泉亦得通後注云受國
之田而貸萬泉則鄭亦謂泉矣但經云辨而授之固當辨其人然亦當泉府與其有司辨所
貸泉物多寡以定出息之數感憤者或有抵冒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貨者謂從官借
本賈也者廣雅釋詁云貨借也說文員部云貨施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貨者謂從官借
注以物段予人字當作貨二字小異經典多通用泉韻二十五德云貳謂從官借本賈也義本此
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為職也其言凡民之征布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為貨旅二
者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征布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為貨旅二
職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凡用粟各領而秋效之此民即買人猶司市以賈師胥師之屬為賈
也賈人貨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案金說也是也此民即買人猶司市以賈師胥師之屬為賈
自相稱責者民自貸一而謂從官貨則一漢志王莽法亦同此民對有司為文金釋基堉知非民
泉行賈與書酒諸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為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使民弗利者
釋國服與書酒諸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為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使民弗利者
也出絲絮則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於國服事即九職
鄭不從者凡言服者若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賸賈云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使民弗利者
鄭不從者凡言服者若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賸賈云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使民弗利者
輕重皆視田稅是也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或泉布或以貨物
賸賈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
萬泉出息一千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

可易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案金說同是也後鄭據載師稅三等其釋此經國服自不
 一郊之民亦必重於近郊果何說乎且國宅無征則貸泉亦當無息更不可通矣蓋貨息無重不能
 五以此為限明不得逾溢耳與分地差征之法固絕不相蒙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廩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漢食貨志云王莽時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即其事也又王莽傳云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似亦參
 用此經賒貸之法而賈息則增二倍非古法也賈疏云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
 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後科唯據利徵多少假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
 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歲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多少假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
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疏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此官為市征受藏受
 之賦用取具焉義同賈疏云言事謂有司為國家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
 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金榜云經言凡國家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
 市之賦以特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云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者此正市布之歲會亦市
 官之官成也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
 質於天子彼注以市為司市案此經司市無會計之文唯此職有歲終出入之會計疑此官為司市
 之屬此歲會即注於司市以從司會而質於王者與賈疏云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慶人斂
 取紬布已下也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納入也者公羊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說文
 口部云內入也納內之借字凡此經通例內外字作內出內字則借納為之詳鍾師疏云入餘於
 職幣者以職幣掌式法以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是掌幣餘之官故知入其餘即入
 於彼也賈疏云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鄭司農云鍵讀為塞疏以啓門昏則授鍵以閉國門者謂晨則授管
 管謂管也鍵謂管也

篇云昏諸門管皆閉之晨見掌文諸城門更各人謂管開門已風復上篇此即授管鍵啓閉門之
 法賈疏云謂用管管皆閉之晨見掌文諸城門更各人謂管開門已風復上篇此即授管鍵啓閉門之
 注例習見之字亦閉有讀如之為近是鍵者鍵之借字古書鍵字常見而先鄭以塞擬其音者杜鄭
 內孟冬脩鍵閉慎管籥注云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此物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鑲
 物左傳三十年傳秦伯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非即鍵也注云管籥也又管籥云以
 一者蓋鑲匙入化以開鑲須入化以閉其物唯異以孔疏云凡鑲器人者謂之杜受者謂之杜若禽
 及月令是也云鑲謂杜者月令注云鑲杜閉也孔疏云凡鑲器人者謂之杜受者謂之杜若禽
 獸杜然何騰云鑲是門扇之後須樹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局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
 行志每云杜飛及杜亡謂失其鑲須樹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局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
 之入內者俗謂之鑲須案依孔說則鑲即今銅鑲也何疏云凡鑲器人者謂之杜受者謂之杜若禽
 正作鑲說文木部云鑲矩門也淮南子鑲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鑲為木鑲即今之門鑲其字
 引月令章句云鑲與古書凡言鑲者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
 此鑲與鑲為一物與古書凡言鑲者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或謂之鑲
 異而用鑲以開鑲則同此鑲之注所云則皆金鑲與月令同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果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疏幾出入不物者
 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疏幾出入不物者
 正及司關疏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果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疏幾出入不物者
 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異言關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
 都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塞門關職事略同明此正即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塞門關職事略同明此正即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

先從邦國司市之變節通之國門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
 出者司市為之變節通之國門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
 下文節傳常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
 義亦然云參相聯以檢捐商者賈述注聯作連阮元云注當本用連此改聯非案阮校是也凡經
 例作連注列作連經云聯門市者即大宰之官聯小行人注云門關者與市聯事是也彼注聯亦
 當作連注大宰疏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李注云檢猶察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捐點惡也
 賈疏云司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有商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
 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
 者天地之財具也而為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陳隘也而外財之門戶也為人之道行也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而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由於關然後舉而罰之
 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而移之門
 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由於關然後舉而罰之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廩

征廩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一疏司貨賄之
 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廩

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謂凡民商賈賄出入關門者皆察之賈疏云司主也主貨賄且入非經義云
 掌治禁者治謂求請辭訟禁謂刑禁黃以周云王制所謂關執禁以觀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
 云與其征廩者惠士奇云管子幼官篇三會者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謂官關市之
 征也詒讓案管子所言足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注云征廩者貨賄
 之稅與所止邸舍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商賈及下民之幣百物過關者皆有稅韓非子外
 儲說左上篇云兒說乘白馬而過關則羸白馬之賦是即六畜之稅注唯云貨賄者文不具也廩
 謂廩人之廩布注云廩布者貨賄之稅也廩者貨賄之稅也若九賦之關賦互詳廩人疏
 江永云此征廩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廩者貨賄之稅也若九賦之關賦互詳廩人疏
 江說也是賈疏謂征即稅廩即邸舍一事雙言耳之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廩者賈
 疏云案上文廩人有廩布鄭云廩邸舍此關旁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廩

者舉其貨罰其人

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疏凡貨不出於關者注云不出於關者注云不出於關者注云

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廩詒讓案邸客舍者明關上兼有客舍不徒商賈之舍也凡貨不出於關
 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廩詒讓案邸客舍者明關上兼有客舍不徒商賈之舍也凡貨不出於關
 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疏凡貨不出於關者注云不出於關者注云不出於關者注云
 舉之沒入官是舉其貨謂沒其財入官撻即司市刑之天刑也其財而撻其人者司市注云
 是撻即為罰也案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廩人注以彼罰為罰泉與此文同而義異者鄭以經
 云罰其人云罰財故與彼注不同也賈疏云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其貨已足罰物故知
 罰其人云撻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節者至關關為之節
 及傳出之其有節者亦為之節傳如今移過所

文疏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節者至關關為之節及傳出之其有節者亦為之節傳如今移過所

於民閉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閉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
 若由王市而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符以出之若徒有節而無傳符亦不得行也云
 本由王市而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符以出之若徒有節而無傳符亦不得行也云
 傳如王市而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符以出之若徒有節而無傳符亦不得行也云

寸書符信於上又若一版封之書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傳符以木為之長五
 寸書符信於上又若一版封之書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傳符以木為之長五

所過關津以示之或曰傳符也傳移所求執以為信也案今本釋名互不可讀今依畢沅
 校正劉云過所即此注所云傳符也傳移所求執以為信也案今本釋名互不可讀今依畢沅

通謂之傳符如今過所則唐時尚存過所之稱蓋凡傳必有文書即掌節注云說所掌操及所適
 是也西漢時用傳東漢時則為移過所文書凡所過關津必案驗文書乃得行因即稱其文書為

過蓋當時相沿俗語如此韓非子說林上篇云田成子去齊走而行之燕國凶札則無關門
 過蓋當時相沿俗語如此韓非子說林上篇云田成子去齊走而行之燕國凶札則無關門

國凶札則無關門

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

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存秋傳曰：札，瘥也。天子昏

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疏：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者。賈疏云：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

凶年饑荒也。者饑云：一本嘉靖本，作飢。非說文凶部云：凶，惡也。此凶札，即大司徒之凶。荒，大札凶

穀不收，謂之饑。此凶年通謂饑荒，不必如墨子三穀不收之說也。云札謂疾疫死亡也。鄭君於大宗伯

云：札，讀為穀。冬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疑字。從步，走聲。引春秋：薄曰札。瘥，天昏者。左昭十

九年：傳，鄒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丑

疏：引賈疏注同。此引以登札為疾疫之義。然彼札瘥對文，故有大死小疫之異。此札總為疾疫，不

亡，不引大札瘥也。與此義同。云：越人謂死為札者，段玉裁云：舉方俗語言以證之也。鄭君於大宗伯

順成關梁，不租。凶札，弛也。出入關門之征，所以於其災也。云：猶幾謂無租稅。稽察廣雅釋詁云：何幾

問也。幾，讀苛。河字並通用。苛，詳宮正疏。儀禮通解引尚書大傳云：遂，郊之門。執禁以讓異服

旅者說而重出於其塗者，公孫丑篇：文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面，不征。周禮大宰注云

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幾而不

征。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案孟子關幾而不征之說

王制及大戴禮記：王言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篇：荀子王制篇：說並同。依後鄭王制注：說則彼為

不關。凶札先鄭引之者，明無征為他行。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謂朝聘者也。即關幾

旅耳。實則彼文與此經本不相應也。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謂朝聘者也。即關幾

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疏：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謂朝聘者也。即關幾

實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疏：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謂朝聘者也。即關幾

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注：讓案大傳鄭注云：古者郊關皆有館焉。蓋賓客

至關則止於館。侯關人告王，建勞而後人也。注：云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為大賓，小賓聘者為大

客。小客賈疏云：案小行人朝聘者也。云：即關幾。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為大賓，小賓聘者為大

關則為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即關幾。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為大賓，小賓聘者為大

字。不敬，今從宋。蔡州本：建本互注：本嘉靖本與賈疏同。與同注亦作叩。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

先告每。司關下士來告，亦與禮經同。說文：敬，擊也。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鄭彼注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

以況義。云：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實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者。周語云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觀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云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云：晉國必亡矣。王曰：何故對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實至關尹以告

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者賈疏云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節遠諸四方注云節節節節也四方折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琥圭也王有命則疏掌

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琥圭也王有命則疏掌

借節之許所據疑是故書或本用正字也賈疏云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

亦邦節也辨其用也文所云是也案江謂邦節兼為下諸節為目得之但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

節珍圭之等經不言者以文已具與瑞此官與彼為官瑞詳略足互相備也注云邦節者珍圭

外壁漢以起皮之圭以和難以聘女瑞圭以治德以結好珍圭以易行以除惡是邦節也天子所

節並掌於掌節而玉節又掌於典瑞經凡言瑞者不兼金竹之節言節者得兼玉節之瑞左文

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若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此

使者子述周之秩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嘗云王使之瑞節也江永

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雅釋云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關哉云輔王命

亦所以絕疑誣而昭明信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夫王子弟於其國中者詛祝注云邦國諸侯國

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疏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者以下辨內外

也謂善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詛祝注云邦國諸侯國

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畿內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侯為

行人節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史下注約入道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

守邦節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史下注約入道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

道則小行人節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史下注約入道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

異節二者不同然經無正文知是為信也賈疏云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

者有命命施於其竟內亦執節以行信也賈疏云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

如王為小耳賈疏云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為之以其諸侯國

以九亦以七以五為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為數故琬圭珍圭俱同九寸穀圭等依命數故知亦

之秦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圭相依惠士奇云公羊哀四年傳善刑之陽城君與之玉節而走

彼玉珪以為符哀十四年左傳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案惠說是也周書云文節云執

微外牛一角一在頂上一在頂上似豕角注云形似水牛角者亦有一角者案

據漢舊儀說秦以前民以金玉銀犀象為璽即後之璽節明此角節亦用犀也云其制未聞者賈疏云以其邦國之玉節可約以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者

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上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為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幣謂以兩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

兩疏云凡邦國之使節者此辨使國使臣出竟之節也凡國使往來必有節乃得達孫子九地篇引國並作邦義同三節蓋亦以命數為小大如玉節而形制不同云皆金也者別於後符節通典

用竹也云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蕩從干義也詳後嚴可均云皆金也者別於後符節通典卷五十七引作蕩登府云釋文但作蕩古外竹外轉字通注云使卿使大夫聘於天子諸

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使即據邦國之君使臣聘而言賈疏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諸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江永云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畫法式以齊

等之是也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為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制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案江

說非鄭義也云士平地也者賈疏云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者釋三節取此為象之意山國澤國即管子山至數篇所謂有山地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是也云以金為節

鑄象馬者謂鑄虎人龍之象於節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者明三節之金各鑄國所多之物以象之欲其視而可識信驗明白也云今漢有銅虎符者證三節用金為之金

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遺使者至郡國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筒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

委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蕩當為幣

謂以兩器盛此節者段玉裁云說文巾部幣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蕩蕩反古音魚虞模部其入聲為藥鐸唐部其入聲亦為藥鐸是以奴聲而以蕩蕩反之也幣者藏金

布之府引申為函器吳越春秋甘蜜九釐即此字云或曰英蕩畫函者賈疏云其函猶是蕩但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鞏賜以

不實謂之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段玉裁云裕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之畫謂畫飾故又以英蕩為畫函續漢百官志劉注引于注云英刻畫也蕩竹節也刻而書其所使

皆以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論議案于釋蕩為竹節者蓋讀蕩為蕩也爾雅釋艸云蕩竹節注云竹別名書禹貢孔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寸曰蕩孫炎

云以竹關節者曰蕩說文竹部云蕩大竹也陳祥道亦以蕩為竹函即本于說此以英蕩輔節下又昭二十九年之龍輔注本不謂即龍節孔疏乃云謂鑄金為龍以玉

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又引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其說殊謬門關用符節貨賄用

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

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司關之官謂司市也道

家徒則鄉途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

符節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

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疏門關用符節者以下辨王國人民通行畿內

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者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也故璽

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案李崔所言皆秦漢節之制也古玉節為圭璋金節符節為符節節蓋即
章形制不一亦不皆以竹為之惟旌節與漢節形制相近而度較短司常云析羽節為旌節節蓋即
以竹為節又析羽節為旌節其異於九旗者無絲也漢節即放古旌節使急子如齊魯子載其
古旌節經羽蓋亦嘗有旌節之有孔疏亦謂以白旌為節所謂旌節也案孔說得之毛詩邶風二子
旌節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旌而先明急子以白旌為節是也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乘舟傳說書子事云竊其節而先往孔疏亦謂以白旌為節是也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皆以道里日時課如郵行有程矣者釋文云郵行書夜千里為程續漢書與服志云驛馬三十
里置郵行有程之注云東晉有郵驛其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不受書每月吉至州郡此
角虎龍以下等差異同之式藏於掌節邦國都鄙及諸官府之授節者皆依法式自為之法式謂王
云十有一歲達瑞節亦掌節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
藏之法式往至邦國齊等之也疏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之以傳者節為信耳疏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傳說所賢操及所適疏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案賈知此節謂門關諸節者以司關云凡所達
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又上文虎人龍三節云以英蕩輔之則不必更以傳輔之明此節內無彼
三節矣注云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傳說所賢操及所適者傳即文書故得說所賢操及所適
節乃得也注云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傳說所賢操及所適者傳即文書故得說所賢操及所適
節以爲信無此等文字故復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疏者此案上為文有幾
謂門關及有地治之吏幾察得之也注云圖土內之故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遂人掌邦之野

郊外曰野此野疏注云郊外曰野者甸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
謂甸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

遂自遂至都通稱野也賈疏云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
遂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
田之法皆知之也案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濃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
野詳甸師縣師疏

為鄧五鄧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
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內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謂鄰里遂鄉郊
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立謂異其疏六途比伍之制也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濃者此
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注迫胥起徒役如六鄉疏六途比伍之制也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濃者此

縣鄙即遂之屬別與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為公邑者異賈疏云遂人以土地
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遂縣鄙已下是也云皆有地
域溝樹之者地城謂遂邑之疆界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溝下五溝是也云使各掌其
以爲阻固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是也亦兼有山野之溝下文五溝是也云使各掌其
政令刑禁者賈疏云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
而授之田野者謂四時小案比以任民授田也賈疏云種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
遂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簡其兵器又云鄰共吉凶禮樂之器此官掌遂則亦稽遂

器也者天官叙官體國經野注云體分也經謂若族師旗鼓兵革義未該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者天官叙官體國經野注云體分也經謂若族師旗鼓兵革義未該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矣制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梅毛脈蓋縣鄙疊喻若形體之分列故天官注即釋體為分自五家為比積至五州而為鄉猶自鄰積而成遂也大小相包六遂亦通受地七萬五千家其數與鄉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者以六遂在遠郊外故云田野之居比伍之名即謂鄰里等五五相比之名先鄭亦止謂比伍名與國中六鄉異而云異制者設文偶不審耳實不謂制異也賈疏乃謂先鄭以六遂之內夫一廬田百畝及上地有萊五十晦并下劑致此等為制異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明鄉遂但異名者示相變耳者後鄭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明鄉遂但異名以示相變制實不異也云遂之軍法迫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為六軍之制是軍制遂與鄉亦不異不徒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法故鄭注云鄉之田制與皆以令貢賦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迫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案六鄉上地亦當有萊與六遂同賈說非詳後賈大司馬凡治野以下劑致此以田里安劑疏又謂公邑出軍之法亦與鄉遂同其說亦非詳彼疏

以樂昏擾毗以土宜教毗稼稽以興勸利毗以時器勸毗以彊予任毗以土均平政

變民言毗異外內也毗猶猶憐憐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未粗錢鏹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疏 凡治野者以下八事皆治野民之

此者宋本釋文出致毗則此章七毗字陸並作毗說文未部勸字注引周禮曰呂夙勸利明字又作夙段玉裁云白帖二十二二十三引致毗安毗白毗利毗旅師新氓字皆作氓不作夙字又經皆作毗時氓之蚩蚩石經亦作毗通氓為亡民也時禮作毗自唐石經始所營更正又云毗字作萌說文為凡許君民部曰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漢人謂民為萌如列女傳魯臧孫母傳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凡七遂大夫於一城中也漢書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今周禮遂人毗字凡七遂大夫於一城中也漢書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為毗實則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為氓丁晏云萌古字與民通管子於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說文田部毗田民也從田亡聲廣雅釋詁云毗與民通管子於度民聲近通用五經文字田部毗莫引周禮以弼予在民與毗古通用論議案此經之毗為野民之先已

有毗字女周頌侯彊侯以箋引周禮以弼予在民與毗古通用論議案此經之毗為野民之先已

文毗訓田民正名說文民部又有氓字云民也讀若官孟孫丑籍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矣此與旅師新氓之義亦合則毗氓二字並可通但據宋本釋文則此經注諸毗字並皆作氓今本作毗自是後人所改若說文引作萌則是假借字疑漢時自有此別本鄭注之本未必與許同也云以田里安毗者賈疏云田則為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毗也

云以土宜教毗稼稽者大司徒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稂莠凡草人所掌是也云以彊予任毗者老彊釋文作驅朱建陽本同並誤民有餘力以治田謂之強予亦在民之餘法也云以土均平政者大司徒注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丁之地征此官掌六遂以外之地征功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

猶情無知貌也者毗亦當作氓釋文云情本又作憐賈疏云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毗此疑卍音毗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老也毗老情情皆無知之矣也

案賈本亦作情毗氓情一聲之轉說文讀氓若官蓋亦以聲兼義賈子大政下篇亦云民之為說賈也萌之為言官也賈子以官話萌與許以官話氓正同此注情當從陸所載別本作情為正說

文心部云說文不謂也爾雅釋訓云憐憐買子萌官之話並通又案民為兆民匹民之通名毗氓字無知貌與說文不謂也爾雅釋訓云憐憐買子萌官之話並通又案民為兆民匹民之通名毗氓字

足雖以時器勸之亦不能得... 辨其野

之上上地中地下地以頃田里上地夫一頃田百晦菜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

一頃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頃田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耕者鄭司農云戶耕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 疏

一頃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謂之田也... 疏

再易亦為溝洫也實則三等田家百晦無萊與此少異... 疏

非也賈疏云此據在六邊之中為野故以野名之... 疏

鄙也亦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疏

五十晦乃與不易之晦數異而康成則謂三分百五十晦而... 疏

者牛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晦者一也歲種二百晦而... 疏

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 疏

百晦菜五十晦中地田百晦菜百晦下地田百晦菜於三分去... 疏

二同五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八百而夫之得十六萬二千... 疏

耕者縣師注謂同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者戶以... 疏

一人已受田其家乘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釋經餘夫亦... 疏

夫與正夫等也後鄭亦同此義故注師注亦引漢志為釋孟子... 疏

云亦受百晦公羊宜十五年何注及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 疏

師疏謂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家有五口名曰餘夫若三十... 疏

及二鄭之說今案孟子趙注云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 疏

道申趙說云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 疏

正農夫也王鳴盛云陳解五晦蓋上地田二十五晦菜十二晦... 疏

云別有田名與正夫者起於一夫一婦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 疏

夫參校漢志及鄭何說餘夫者專據已授室之子弟言及有壯... 疏

趙氏與圭老小說殊未審又此餘夫之田當與正夫同以率輸... 疏

人受正田其餘男子任耕者悉為餘夫別受田是餘夫即在七人六人五人之內而受田則在正田之外也依何劭公說則以五口為一家蓋舉下地為率五口之外六人五人乃為餘夫以是推之則上地家七口中地家六口其餘夫亦必在七口六口之外二說少異金鵠云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除為漢唯田與追得受二十五畝之田可知矣案金謂除夫即與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漢卒雖不受百畝之正田而得受二十五畝之田可知矣案金謂除夫即與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漢卒雖不受百畝之正田而兵而家以一人為斷正夫亦然則所謂除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室而後受餘田又必至三十別為戶而後得為正夫受正田可知矣若然則經餘夫當有二一為二十九以下有室而未任受兵者五人六人七人之內可知何說五口通父母妻子女子餘夫在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至二十已有室與漢卒場作之列豈得因其有五口之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與先鄭說亦可互通不容泥也互詳哉師疏云處居也者說文廣部云處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方言云處尻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處毛詩魏風伐檀傳云一夫之居曰處案先鄭所謂處者謂夫受田百畝於中為居所謂二畝半為處舍者也依後鄭義則六畝無公田又不從處舍二畝半之說詳匠人疏云楊子雲有田一處謂百畝之居也者漢書揚雄傳述雄自序云揚氏漢元鼎間避仇適江上處焉山之陽曰邨有田一處謂田中之居揚雄有田一處直謂田百畝二畝者雖異亦以古邨即處字先鄭蓋謂此經夫一處謂田中之居揚雄有田一處直謂田百畝二畝者雖異亦以古制田百畝而中為處因謂百畝之田為一處義足相證故舉以為說也云云此謂處邑之居者破先鄭居在田中之說知處在邑者即載師云以處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但此處里不在國城之中城邑者泛指六遂之城邑言之孟子滕文公篇許行曰願受一處而為氓蓋凡受宅者皆一處矣互詳叙官及載師疏賈疏云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處田百畝與一處別言之則此處與處人皆謂處綿於中則此乃是處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為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處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處表稅也云云蓋子所云五畝之樹之以桑麻者也者詳載師疏孟

宅桑下無麻字呂飛驒云此及載師注引亦無麻此疑後鄭所加引此者證處即五畝之宅彼先鄭百畝之居之說也荀子大略籍亦云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與孟子義同後鄭意五畝之宅皆在城邑中孟子趙注則據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為說後鄭所不取詳匠人疏云六遂之民奇受一處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處是除夫奇受一處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李鍾倫云鄭以六鄉餘夫不別受處又上地不復加萊據大司徒造都鄙法不易一易再易即此上中下地彼不言餘夫亦如之又無萊五十畝此法見於司徒而司徒主六鄉故以為一法何也案李說也是也鄭謂此上田有萊等為甸稍縣都之通制故云饒遠縣師注云鄉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亦以郊外之遠對鄉內之近言之然三等田萊之法鄉遂制實同而都鄙公邑則異此以有萊者為郊外六遂及都鄙之制而以不易一易再易三等為六鄉之制與大司徒經文及小司徒注義並相戾詳載師疏又案後鄭以經云亦如之案上地鄉為文故謂餘夫奇受一處然春秋孟子漢志及先鄭何趙諸儒說並止謂除夫受田不云受處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君子之為弟也近市無置在田無野慮注云田無慮也則子弟不得與父兄同受處明矣經云如者亦止謂田萊耳後鄭殆誤會非經義也云王莽時城中宅不樹者為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者亦證處在城邑也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說民城中凡治野夫

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澮澮深二仞徑路容三軌都之野餘與環塗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

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公邑為溝洫誤也經言以達于畿者明同途入盡主之可知也案公邑亦當為井田賈依鄭說謂公邑為溝洫誤也經言以達于畿者明道途於五百里之疊地也詳匠人疏

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衛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械師職云以疏其六畜車輦者謂四時小案

比也蓋亦以國比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藉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藉國

更略同據鄉大夫經舍征之法老幼廢疾之外尚有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屬經不具言故

不云可任者亦文不具也注云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為弛者小司徒注義並

同凡經云施舍者注並讀為弛舍詳小宰疏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九職見大宰此即大司徒注義並

之地職是也賈疏云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借字象胥注云出九貢也鄭意經作事即大

司徒之土事小司徒之地事是也農牧衛虞亦約舉九職之三與載師地職注義同云載師職與

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謂經云職事即是分職使民為其事職事相貫而載師則以地職與

地事分舉明是互文見義實無二事也賈疏謂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大司徒貢賦之地貢是也九

事與貢賦相互非鄭指也云貢九貢也者據閭師任民之貢有九亦即大司徒貢賦之地貢是也九

即大宰九職所出賦而彼職之九貢則與土均之地貢並為邦國貢與此異也云賦九賦者據大

九賦三曰邦甸之賦即六遂及公邑所出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甸遂亦有之是則不備九賦鄭

通言之耳云政役出士徒役者政亦當讀為征與小司徒之征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

役及均人力政義同賈疏云即上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

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也遂之大旗熊虎

六遂者容甸以外公邑之役亦治之賈疏云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賈疏云謂令縣正己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

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沈彤云野邑官亦包之詒讓案遂史帥民而至亦致之於司

空與鄉師大役帥民徒事同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依司常大閱云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云軍

帥都云六鄉六遂大夫為軍將都為大小帥都之長軍吏又專舉遂大夫為釋其說實不瑣依經義遂

大夫當在大司馬郊野職中又爵為中大夫則尤不得建大旗之廢若司徒之於六鄉也鄉師時田

取期民以旗表事故不依遂史建旗恒法教官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鄉師時田

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六遂為六鄉之副故起野役亦同用大旗也此與司常大司馬建旗同故

不同詳大司徒疏賈疏云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屬車之旗致眾今遂人掌眾與大司徒同故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宿市疏云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者此贊大小司徒也賈疏

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是亦令遣人也案賈疏大司徒注義方苞蔣戴康謂脩道當令野廬氏二說

相兼乃備詳彼疏又案此野道即遣人云國野之道蓋通賈疏人野塗五軌及甸以外公邑采邑

野塗三軌凡賓客往來所出道路此官並令脩之與上文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

野田五塗異也注云委積於宿市者並據遣人文

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之陳役致役於司徒給墓上事及也綽也綽舉棺索也葬舉

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之鄉師以斧馘焉大喪之正棺殯啓胡及引六鄉役之載及

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

葬下棺也疏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者大喪亦謂王及后之喪知不闕世子者世子喪當用

聲相似也疏諸侯禮不得備六綽也云及葬帥而屬六綽者謂葬載及窆時以索舉棺亦帥遂

元陸從劉昌宗作書與注乖當從成哀本作窆今本也是也段玉裁云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

云遂分任其役也案阮段說是也此云及窆陳役猶遂師云及窆抱髮也劉陸本蓋涉注文而誤

六遂役之故致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則說載下棺之等謂穿窆之引皆六鄉役之其臺上事及窆等

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上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

云綽舉棺索也者綽與紼同白虎通義崩葬論云紼者所以束持棺者也難記注云綽引同耳廟

中曰綽在塗曰引棺曰紼行於道曰引至城將窆又曰紼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棺車在軸曰紼

左宣八年傳冬葬敬癸早無麻始用葛杜注云葛所以引棺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輅車以備火災有

疏云歲葬字或作紼或作紼繩之別名也紼者所以引棺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輅車以備火災有

災則引棺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棺也案孔說是也統要諸經注蓋紼與引同為大索以紼繫

之輅發於廟時則繫於輅車以備遷葬及將葬輅輅於車時亦以紼舉而輅之既至墳又以紼繫

於輅車舉而下窆也紼之言之則在廟在墳舉輅之索謂之紼在道引車之索謂之引引於車

之軸紼屬於輅車其用不同故大司徒注詁引為引要車索與此紼訓舉棺索異通言之則紼引

名釋要制云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城曰紼紼也徐徐紼下之也案劉釋紼

謂朝祖並詳喪祝疏鄭司農云豎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葬下棺也聲相和者鄉師大僕注義並同聲相似者謂遂封能三字聲類並相近傷舊本並作塋宋本作塋借作何塋備皆為並詳鄉師疏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施讀亦弛也經牧謂田野與井也可食 疏 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者賈疏云以遂師下大夫四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 疏 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

小案比之遂之政令戒禁云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者即四時幼費賤廢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為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大宰九賦章注引此職文作以徵其財征疑此稅其字任之謂授職事

作徒役凡任民之事皆為徵令也賈疏謂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未析云作役事則皆校計民數田數而為徵令也賈疏謂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未析云作役事則

聽其治訟者唐石經作上有以字各本並無案疏述經無以字以文義校之亦不當有今從宋本賈疏云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江永云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

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 注云施讀亦弛也者大司徒注義同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職而言阮元云亦下當脫為遂大夫 注云施讀亦弛也者大司徒注義同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職而言

與井也又為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都邑采地有井田法故此

鄭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案遂人兼掌甸以外公邑公邑亦謂井田也

兼每年各有當耕之田也江永云衍沃隰泉可食者可食即謂可耕之地通三等田萊言之非必當年所釋地云可食者曰原郭注云可種穀給食是食可食即謂可耕之地通三等田萊言之非必當年所

耕也惟磽确不可耕者乃為不可食詳大司徒疏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小宰注云政謂賦也字或作征又大司徒注云征稅也賈疏云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為正

其中亦兼有口率出泉也案此財征當通九賦注之誤周法無口泉詳大宰疏 巡其稼穡而移地稅固非又以賦稅為口泉亦沿大宰九賦注之誤周法無口泉詳大宰疏 巡其稼穡而移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 疏 注云移用其民

急事也者移遂之段字廣釋詁云移轉也漢書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所謂救時急事也農事急迫之時民力有不給者則移其力之有餘者使轉相助即遂人所謂以強予

任吐與大司徒移民事異也管子山國軌篇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即經所謂時事也云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者

賈疏云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者澤風雨之急者天期有寒溫地澤有枯潤風雨有緩驟皆須隨時以畢事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

戒其其野性 審亦 疏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者賈疏云案家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

野性者謂受命於遂人而取六遂以外教牧所養之牲而共之委人注說野賦云其牧則遂師以

共野性是也 注云審亦聽也者亦上文聽其治訟而言說文小部云案悉也知案詳也重文審

篆文案从番鄉師注云聽謂平察之爾雅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 疏 注

釋詁云察審也是審聽同為平察之義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 疏 注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詒讓案野職者六遂中九職之民貢也野賦者

注同此比為校比之義不當為庇故後鄰不從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

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亦為弛功

所以為一疏一各掌其遂之政令者賈疏云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論讓案以下至

功業疏鄰長皆六遂之吏與鄰吏鄰大夫至比長地治不同而職掌相等鄰吏職詳而此略

者亦以其可互推文不具也注云施讀亦為弛者亦家遂人遂師而言詳小司徒疏云功事九

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者賈疏云大率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論

讓案大率九職大府謂之九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

功故知功事即九職之事夫亦施焉一疏一即此官之官成官計也注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

彼職事同而文異故鄭意此邑兼合都鄙四井之邑而言公邑謂六遂以外甸稍縣蠻四等公邑

即載師注所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是也采邑亦即

載師之家邑小都大都之吏是也賈疏云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

不言遂之吏變云為邑則遂中亦施政令戒禁案鄭意當如賈說但此官為遂吏唯主當遂一萬二

云掌野又云以達于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案鄭意當如賈說但此官為遂吏唯主當遂一萬二

千五百家與遂人遂師通掌甸稍縣蠻者異則其政令不得及於公邑采邑此經云為邑正歲

當與里宰鄰長諸職凡言邑者同即鄰里鄙鄙縣所治之邑里也鄭賈說未瑋詳里宰疏

簡稼器脩稼政簡謂閭也稼器未相其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

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氏注云簡謂閭也者小宰注同云稼器未相其之屬者其宋婺州本作其賈疏作其基奈

釋器云蓋通被耒耜田器備脩之國語魯語注云其也說文木部云櫟斫也謂之櫟斫也廣

孫五篇唯趙岐說非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曰徑相親也案彼上文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亦是命田官脩稼政之事故引以為證

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其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與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

舉吏治有功者而興其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為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

案勅其餘以職事疏司徒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其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其義同變之耳吏則遂大夫已下屬其地治者者地治猶大司徒云有地治者蜡氏云有地之吏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疏也賈疏云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者賈疏

州同縣正鄙師鄼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注云校猶數也者明與縣正

數眾庶義同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段借為校數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妻氏集解引如淳云校數也又漢書嚴助傳顏注云校計也釐人注云數猶計也是校數若作

同訓計凡全經云校比者義並同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當從手効非也詳夏官敘官疏

其民而用之則以旌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疏也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旌鼓兵革帥而至者兵革猶兵甲國語齊語定三革韋注云甲冑盾

者賈疏云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云兵器則知此簡器亦當兼

長為遂人之屬其在遂又與六鄉族師職舉相等遂人族師並云簡其兵器則知此簡器亦當兼

有兵器也但遂人族師兵器並當分為二鄉則謂即戎器義尚未瑯耳兵器詳玉府疏惠士奇云

鄼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案惠說是也此簡兵器亦兼有時田以田事美

卒竭作兵器亦民間自共與大師異也六遂副六鄉亦出軍而不出車馬兵甲詳凡歲時之戒

小司徒疏云有司遂大夫者以鄼長即遂大夫之屬明當佐彼同簡稼器等也

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疏**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者趨當作趨

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等事論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

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彼說井田一里八十戶里正為之長

蓋與鄼長許秩略相假故稽女功之事亦略同也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

聽受也賈疏云知非聽斷之者以鄼長中上官惟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

聽而行之也云女功絲枲之事者即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之事九嬪婦功義亦同六輶農器

篇云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管子山國軌篇亦云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

干即稽女功之事

功之事

十五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邑猶里也

疏

掌比其邑之眾寡者此亦四時小案比也云與其六畜兵器

瑞安孫詒讓學

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轂用器之等詳玉府疏注云邑猶里也者明此邑即一里二十五家之邑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金鶚云注云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也邑人

樂會之稱也說文云邑極其小而謂國都所在也邑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大小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則為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間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於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於國中者二十五家於野者三十二家於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於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於國中者二十五家於野者三十二家

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

樂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為邑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或二井之邑皆可為邑一井之邑五家為鄰二井之邑十家為鄰三井之邑十五家為鄰四井之邑二十家為鄰五井之邑二十五家為鄰六井之邑三十家為鄰七井之邑三十五家為鄰八井之邑四十家為鄰九井之邑四十五家為鄰十井之邑五十家為鄰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鄉為縣五縣為都

之開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亦通稱案金說甚嚴但依鄭說幾內井

田不例公田則上地一井有九家四井之邑有三十六家公田之邑依率遞減金從賈稍人疏說謂

一井八室乃侯國制公田之法幾內無此也又案凡鄉遂公邑之民皆聚居於邑里而耕其邑外

之田其邑里之大小則以夫家之數為之雖視地形為分合然大率一家如受廩宅五畝則二

五家之邑民宅占地百二十五畝也三十六家之邑民宅占地百八十畝也

其地則固包於三分去一之內矣 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

而徵徵其財賦 考工記曰相廣五寸二指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耦讀為藉

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耨耨具

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也秋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歲之四時云越其耕耨者趨亦當作速詳縣正疏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敘其財賦者賈疏云

賦遂師徵之疏誤案方說是也遂師云以徵財賦注云財賦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義與彼同

是也財賦者大司徒以土均之灋以敘財賦注云財賦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義與彼同

然亦當兼九職之力征言之縣師掌公邑旅師掌聚斂粟粟開粟成不掌六遂之賦稅賈疏云

非是詳縣師旅師疏注云考工記曰相廣五寸二指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者彼注云

古者耦一乘馬二夫併發之此合耦即謂兩人併發一尺之耦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耦為耦而挽犁

以耕管子乘馬丈夫二犂重五尺一犂程瑤田云耦一尺之耦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耦為耦而挽犁

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耦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乃進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後稷之

為田亦必用二耦為耦廣尺深尺之法也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耨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為言

並也共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耦司農云耦讀為藉杜子春讀耦為助謂起民人令用佐助義並與此同賈疏

云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耦為助謂起民人令用佐助義並與此同賈疏

故後鄭增其義也云立謂耦者里宰治處也若即里宰之官府治事處也段玉裁云鄭君說與遂

人更者以經文言于耨則耨必有其地故訓為里宰治處云若今街彈之室者賈疏云鄭以漢法

都鄉正衛彈碑平民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釋亦以為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合劉

夫熊碑云念念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設門更惠士奇云周書大聚云五戶為伍伍以首為長十

於此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云

謂之藉也段玉裁云遂人耦字其本義里宰故因以耦名其治處猶王侯視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

云命農此引作農師者鄭以意增之引彼文證合耦之時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其屬彼文

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其屬彼文

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而功倍爾案王說新序是也云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秩敘即次第也詳

第伯疏左昭十六年傳云庸次比耦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第耦耕即此以次

鄰長掌耦糾相受 舉相糾相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親之長職掌相等比長云

中之政相贊 長短使 疏 凡邑中之政相贊者賈疏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

稱凡一鄰五家不能成邑二鄰則可為邑所謂十室之邑不必積五鄰而後為邑也徙于他邑

詳里宰疏注云長短使相補助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謂以長補短使無闕也

則從而授之

從猶隨也

疏

出六遂之界則從而授之者或於本遂之邑或於他遂之邑要

而授之以國中及郊附於六鄉雖徒不鄉界也若由遂而徙於鄉郊及公邑都鄙者則當如比長所云才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經文不具耳賈疏謂徙于他邑亦當以旌節行之則非也互詳比長疏注云從猶隨也此即比長注云從而付所處之吏是也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

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

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疏**聚此三粟聚者對下散利爲文謂會合儲積之以待用也此官掌野民與積之事故主

正法賈疏謂此旅師斂六遂之稅非是六遂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注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委人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及公邑言之鄭賈謂唯據六遂說未該云勸粟民

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此亦讀勸爲助與遂人里宰杜注同賈疏云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注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

注云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溝洫注及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三小司徒職云考夫屋井言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即遂人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糴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

正猶隋唐社會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糴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

說非也程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說非也程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

下文所謂與積故言聚不言征明聚民之粟而仍散之民與賦民粟以共國用者異也鄭誤以爲正稅之粟而以勸粟爲一井之稅則與小司徒匠人注鄉遂不制井田之說自相戾矣賈知其不

合而又援小司徒攷夫屋之文以曲證其說不知三三相任仍不可以言井况彼文本指六遂外

公邑 勸粟者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法也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謂三夫之稅粟閒粟民

爲得但彼經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盤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

而爲工則視其貨離之實而夫粟此足爲閒粟即夫粟之證又案屋粟閒粟雖以屋夫爲名其

徵斂亦各有輕重之實而夫粟此足爲閒粟即夫粟之證又案屋粟閒粟雖以屋夫爲名其

三夫一夫爲率也互詳載師疏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匭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

與今云軍與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國服爲之息**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爲句王安

衣食曰意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爲句王安

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散也江水云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即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

與故破爲若也段玉裁云而猶若也若與古同聲故而訓爲如又訓爲若書康語若有疾荀子富國

篇若作而詩甫田篇突而弁今猶嗟篇顧而長兮正義而並作若都人士篇垂帶而馮淮南泥論

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案江說本王安石

案入社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為會計之會與途人注同此謂粟徵斂時蓋與民為質劑以為信故願于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所以為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即田野之民平日合出勸粟者案江說亦是也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為儲積即上勸粟屋粟閒要自是也管子權修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襄九年傳云晉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者自是當官所與之三粟故經特言與積凡粟米儲藏於倉庫通謂之積詳大司徒疏云平願之不得偏頗作多少者舊本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偽孔傳云偏不平均頗不正平願無不平不正之弊今書頗作跛乃唐人所改是江永云平願者其數皆均無偏頗偏乏也必平願者勸粟本均輸願之肯不平則人不肯出勸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縣官猶言公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疏謂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大誤云今云軍興是也者亦據漢時常語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者賈疏云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案縣師掌公邑之官不掌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注疏說誤云以賜衣食曰惠以作事粟曰利者司救注云施惠賜恤之又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曰散利先鄭注云散利貸種食也貸利故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江永云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息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買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願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即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凡用粟春願而秋斂之困時施漁察欺盜也案江曾說也此貸粟不當在息注說失之

凡用粟春願而秋斂之困時施

之收 凡用粟春願而秋斂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又用合出之勸粟與增入之屋粟開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案江說是也此與上平

頌與積是一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利失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收穫之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而均斂散也管子均藏篇云當春三月貸無種與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無賦所以勸弱民與此春願義合 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攻以地而又施惠散利是疏者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以屬用新民焉疏者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楚之賤賤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廬而為氓彼氓即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許行自

而農則於越欲自比於資萌資萌猶言客民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之民士工商皆於國邑受廬

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商族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治謂有所求乞也者遷于經上云治求則

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互詳遂人疏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遷于經上云治求則

注云賈疏云以其無征復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云使無征役復之也引王制曰自諸

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

大夫之邑以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

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十餘已
外中地下地外內同昔三百餘耳案釋遂田制同賈謂六鄉上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旅師掌
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者明此官象掌治新地者以其新來徒須授
以廩地并同其惠利也然旅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勸粟為地稅故有此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三乘四丘為甸甸讀與惟焉之溝洫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洫之人

名井別邑異則疏井田故亦為丘甸出車之制即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文是也鄭匠人注謂

民之家數存焉疏井田故亦為丘甸出車之制即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文是也鄭匠人注謂

公邑不制井田則無丘乘故以此官所令者為令都鄙采邑溝洫之法象官注亦云稍人主為縣

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掌都鄙也坊記孔疏謂公邑出軍與

鄉送同亦非稍人掌公邑詳縣師疏公邑制井田詳匠人疏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者據小司徒

井田法讀乘為甸也云甸讀與惟焉之制同者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

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此引甸作噉者賈疏云鄭先

通詩此據韓詩而言噉噉是軍陳故訓為乘惠棟云噉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

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為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

與甸通丁安云說文田陳也直都陳夕自木申聲支部獻列也从支陳聲玉篇自部陳列也或

作救廣韻十七真陳敷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逸注田教也謂教列種穀之處急就管

顏注陳完奔齊亦為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

故丘甸改為三乘也甸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牲唯社丘乘共乘登注云甸或謂之乘乘者以

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亦以丘甸為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為甸者以司馬法

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乘非丘之所出况郊特牲以丘乘共乘登注云甸或謂之乘乘者以

與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為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洫者

鄭志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處小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而而言也知直令為溝洫者以下文云若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彼是令

軍法明此惟令治溝洫而已云云丘甸者舉中言之者以丘甸上有縣都下有井邑丘甸在井中

故經舉之以該上下也云溝洫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云一成積百井

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謂成中實地一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

十六井為溝洫之地仍使甸民三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數是校計治溝洫之

人而井邑丘甸縣都之家數已賅於其中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

謂假令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數
有八四井為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畿內不制公田與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
夫即為九家一邑凡三十六家賈以公田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
為釋尤達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

同徒鞏鞏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及馬牛車載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以其法於司馬邦國
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以其法於司馬邦國
不必一時皆備以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司馬所調以其法於司馬邦國
數關之使勞逸遞焉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司馬所調以其法於司馬邦國
云若為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日會殷見日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
及與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
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列常法於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
通職暫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法
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法
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法
邑謂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地域稍人治公邑丘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蓋鞏以聽於司

貨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
有旬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郊場園之疏材場人掌之遠郊以內之薪蒸疏材旬師
性又季冬乃命四營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蒸注云四營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送
之屬今月令四為田案彼四營官於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
當從今月令為田監田司字通此官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即
公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據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
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
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者賈疏云疏是草
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
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
非鄭指也木根不可以充疏故疏強為分別失之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
疏材謂百疏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為分別失之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
之段字說文神部云蓄積也賈疏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割瓜菹瓜之時也月
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云始為饗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
高注云蓄菜乾苴之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壺瓠也其甘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
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蓮豆差之葵菹芋芋為長菹不得為
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案諸注意芋似即指賈所謂芋子與士喪禮葵菹
芋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禦冬之具者詩邱風谷風云我有旨蓄可以御
冬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即疏材為其可儲蓄以其食故
鄭特別出之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也旅師三粟非
農賦野之農賦六遂當為遂師斂之公邑當為縣師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嬖婦遂師以入玉府
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商嬖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玉府雖不言工商嬖婦

但遂師既入玉府者工商嬖婦也云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嬖婦所作堪為
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嬖婦也云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嬖婦所作堪為
九疏云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
為云當一嵬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
與彼下同江永云與遺人之待賓客屬旅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
也案江說是也距王國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其地則六遂及公邑也詳載師疏注云聚凡
高衆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備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同
凡水云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備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同
用也云故書輜作奇杜子春云當為輜者段玉裁云遺人職作奇古者奇寄輜同部涂養原云遺
人輜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馬字俗從奇作輜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
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中輪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凡其餘聚以待
字又即馬式之省文說文所無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凡其餘聚以待
遣人職掌工相備頒為常賜即遺人恤癯既養老孤之等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曰上與病者粟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爰了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使足以畢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
者必受受薪蒸之證賜為好賜則恩澤所加非由假秩或亦受薪蒸疏材之法矣預賜義別詳
膳夫疏注云余當為餘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
昭余徐錯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
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
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財財用武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蒸者曰薪細者曰
四二二一七

疏材以助禾粟野委用盧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疏法以式等共祭祀之薪芻木材者謂依式
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圍之財用者苑囿藩籬之材疏法以式等共祭祀之薪芻木材者謂依式
云此一經以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云賓客共其芻薪者蓋通道者及致豐喻言之
上云以稍聚待賓客亦當有芻薪此又共之者凡云待者皆豫儲以俟求索此云共則臨時奉而
致之客道以給用故上文有異也江永云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其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
春人舍人各言其米也薪則委人自戩之與注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
也式法即大宰九式之法謂此祭祀以下五事所共多少之節度並依故事身之不得有誤缺也
云耕蒸給炊及燎者薪以給內外寔及饋人之炊蒸燕以給大宗伯及鬯人司烜氏之燎燭也云
事詳掌次疏賈疏云以其祭祀而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與此義同云木材給張事者若煖燭之屬張
又與車飾亦用木材造人云衣鑿柳之材是也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此委積與遺人
積書費督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芻無敢不多備孔傳云鄉遂多積芻芻供軍牛馬是其事也
云然有軍旅則此官共其薪芻其米穀則遺人與廩人舍人共之亦與彼為官聯也墨子旗幟篇
芻之委積其數尤多彼又有木材之積費督亦云時乃積薪芻則非經注之指大行人掌客之委積當在上文
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則非經注之指大行人掌客之委積當在上文
注云芻芻薪芻為九章算術商功篇有芻芻芻童之積皆是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賈
疏云以其疏材是百草根實可得助禾粟以其馬牛故云助禾粟云野委積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
謂廬宿人所止舍之處有薪芻之聚謂之野委也賈疏云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
為自六鄉供之案依賈說則此注兼廬宿市言之是也竊謂鄭注蓋以遺人宿有委市有積委薪

亦有米穀而以薪芻為主積多亦有薪芻而以米穀為主經云野委不云野積故注亦唯據廬宿
而略市實則委積散文亦通野道既有市積則亦須有守器此官自當備共之矣然則此云野委
乃是省文實當兼有國語周語云野有庚積是也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案賈說亦非經注指也
文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也案賈說亦非經注指也
此野委兵器與下野圍財用文例正同注云其兵器字即家野委為文明其為野委所用兵器
也掌器云器者使守積是凡委積皆須使人監守野委兵器蓋謂廬宿市有委積之地平時陳
之以為守衛防盜賊竊略非以守衛賓客也但經例凡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當為二此兵謂五兵
器則蓋策及在器之屬若然兵以資守衛器以供運載儲庫各有所用鄭誤以兵器為一故專屬
守衛耳詳五府疏云野圍之財用者苑囿藩籬之材者釋文羅作羅云本亦作羅案羅字通宋
建陽本岳本明注疏本並作羅土方氏巡守則樹王舍注亦云為之藩籬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
之羅郭注云藩籬地也離與離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為之關藩藩籬草注云藩籬離壁落也廣
雅釋宮云藩籬地也離與離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為之關藩藩籬草注云藩籬離壁落也廣
外苑囿亦有守衛遮洩故須藩籬材亦謂木也賈疏云委人所為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
賓客據三百里此圍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圍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圍故書傳云藩籬亦即藩籬野
力取今之取於澤是也揖讓取若然田在澤澤中為田圍之所在山中有苑其苑圍藩籬以遮禽獸故
云野圍也案賈說是也六送以外亦有苑圍為田圍之所對圍人所有苑其苑圍藩籬以遮禽獸故
此官則共其藩籬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疏侯以軍旅之賓客館焉者賈疏云謂諸
羅之財用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疏侯以軍旅之賓客館焉者賈疏云謂諸
之賓客也注云館舍也者司儀注同謂野之路室候館之等左傳釋文引字林云館舍也案
秋官環人云舍則授館館者人所止舍故亦謂之舍館舍對文義異散文則通云必舍此者就牛
馬之用者此官掌委積之薪芻軍旅之賓客牛馬須
芻秣故就委人儲蓄委積之處為館舍取便飲養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政讀為征所平之戎邦國都鄙也地
守廣衛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

侯之疏注云政讀為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

九貢疏注云政讀為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

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詒讓案土地之征當為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為

之職若小司徒云以任地事相當故知事即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

賈疏云此土均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詒讓案大司徒五等邦國公食者

亦據此官均地貢為釋詳大宰大司徒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

紀祭禮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所行先王舊禮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

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疏注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義外

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難得

政令刑禁及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宜字通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難得

自專主之也云與其法則成稟於王國故此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宜布願示使

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為法令宜布之法是也云禮俗喪紀祭祀若大宰八法治都鄙五曰賦貢以取其

用八曰田役以取其衆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喪紀祭祀若大宰八法治都鄙五曰賦貢以取其

祭禮以取其神六曰禮俗以取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鄙使行之大宰八法治都鄙一曰

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

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之美惡為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

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即據此經為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審玩經著

者職本不舉政刑禮俗之等因以上諸事皆須以地之美惡為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貫故兼

使此官修定等差宣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

禁令以警教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注云施讀亦為弛

也者段玉裁云亦先王舊禮也者遂師而言岳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

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遂師而言岳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

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二即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讓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

為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曲禮文鄭彼注云求猶務也及以俗教安也鄭并

武公居般墟故用般禮即引此云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

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般墟

啓以商政封康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有兩解此注引

禮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為證與此注同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

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惡豐省解經為輕重之法也江永云以地厚薄為之

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教其鄙陋示之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

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證此以地財惡為輕重之法即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

疏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土化之法即草人之官法謂土地穰瘠則察

其土質所含異同贏肺養擁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家祀勝之十八篇本注云成帝時為儀節引范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養澤自強土弱之徒為
 御史案祀書今佚賈思魯齊民要術引范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養澤自強土弱之徒為
 物色之以知其詳又有禮種法亦其一隅也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播種
 之物各從土宜此與被義同古者廣雅釋詁云視也諒也謂論視其土之形色必先相地之宜而擇
 種即職方氏豫州宜五種兗州宜四種之等是也詩小雅大田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
 其種為種與擇種義亦同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賈疏謂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經用羊墳
 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案文見載師疏禾者即九穀之梁也

壤用藥渴澤用鹿鹹鴻用恒勃壤用狐墳壇用豕彊藥用資輕費用犬
 赤經燥色也渴澤故水處也鴻也相稱也物壤粉解者地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
 故書辟為擊墳作食杜子春擊讀為辟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
 也謂之糞種墳壤多宜鼠也壤也

疏凡糞種者糞釋文作糞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嚴可均云
 田疇孔疏云糞壅苗之根也案依二鄭義則此為糞穀之子種或子種苗根兩壅之與云強字用
 黃者強釋文作強云案本又作強俗注疏本強亦作強經音辨同嚴可均云釋文強其兩
 反轉寫之誤疆不得音其兩也月合可以美土強鄭彼注引作強強與強同蓋讀如偏強之強
 故此注為疆堅者矣案嚴說亦是也此釋剛赤繩之屬當之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則又
 廣森云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即引此釋剛赤繩之屬當之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則又
 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此經賦鴻次於渴澤赤繩次於辟剛皆
 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為次案孔說是也地員之九十物與此九土大致相同並
 詳後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者荀子富國篇云多糞肥田廣雅釋詁云糞鏡也謂
 糞取汁塗培諸穀種使之肥饒漢書郊祀志載王莽種五梁米於殿中壘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

也云赤繩燥色也者酒正提齊注云提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提帛丹黃色也提帛赤黃色也
 雅釋詁云提謂之紅繩赤色也提服記鄭注云提淺絳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提再染謂之提
 三染謂之提蓋赤為纁纁之通語提即纁為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為纁再染謂之提
 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爾雅釋詁云鼠肝地也案渴今通作渴字與訓欲飲之渴別渴澤故水處
 也省說文水部云渴蓋也爾雅釋詁云鼠肝地也案渴今通作渴字與訓欲飲之渴別渴澤故水處
 也澤故有水今渴濁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州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
 管子乘馬篇亦云渴濁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州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
 方謂之廣西謂之由此渴即席之俗禹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
 集解引徐廣云渴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鹹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或作斥又貨殖傳云渴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海賦云襄陵廣渴李注云渴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變為斥或段為之或又加水為渴實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濱鹵以若為鹹引賈逵云濱鹹也
 濱鹵即此鹹鹵也奇孔廣森呂飛騰並以地員所云五梁之狀甚鹹以若為鹹引賈逵云濱鹹也
 地員之五梁亦即此鹹鹵也然則彼寬字或即為之說與云狃狃也者讀恒為也賈疏云案爾雅
 云狃子狃或曰恒故以恒為狃也狃狃也者讀恒為也賈疏云案爾雅
 說文豸部云恒狃之類狃獸也狃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獸却豸部云恒狃之類狃獸也狃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淮南齊俗訓云恒狃得唾防弗去而絲高注恒狃豚也廣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念孫說同詩魏風伐檀箋云狃子而絲高注恒狃豚也廣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說文邑部云地之起者曰狃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狃土曰狃狃之借字明矣云狃壤粉解者者
 壤和緩之貌地勃發而和緩則解釋如粉俗文云狃土曰狃狃之借字明矣云狃壤粉解者者
 之段字蟹塊即粉解也呂飛騰以地員五沙之狀糞焉如屑塵厲為勃壤是也云狃壤結疏者者
 考工記總敘注云狃黏土也禹貢徐州厥土赤沙也墳考工記賈疏引鄭書注說同又豫州下土墳

也云赤繩燥色也者酒正提齊注云提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提帛丹黃色也提帛赤黃色也
 雅釋詁云提謂之紅繩赤色也提服記鄭注云提淺絳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提再染謂之提
 三染謂之提蓋赤為纁纁之通語提即纁為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為纁再染謂之提
 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爾雅釋詁云鼠肝地也案渴今通作渴字與訓欲飲之渴別渴澤故水處
 也省說文水部云渴蓋也爾雅釋詁云鼠肝地也案渴今通作渴字與訓欲飲之渴別渴澤故水處
 也澤故有水今渴濁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州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
 管子乘馬篇亦云渴濁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州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
 方謂之廣西謂之由此渴即席之俗禹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
 集解引徐廣云渴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鹹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或作斥又貨殖傳云渴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海賦云襄陵廣渴李注云渴漢書地理志斥並作處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處本
 變為斥或段為之或又加水為渴實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濱鹵以若為鹹引賈逵云濱鹹也
 濱鹵即此鹹鹵也奇孔廣森呂飛騰並以地員所云五梁之狀甚鹹以若為鹹引賈逵云濱鹹也
 地員之五梁亦即此鹹鹵也然則彼寬字或即為之說與云狃狃也者讀恒為也賈疏云案爾雅
 云狃子狃或曰恒故以恒為狃也狃狃也者讀恒為也賈疏云案爾雅
 說文豸部云恒狃之類狃獸也狃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獸却豸部云恒狃之類狃獸也狃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淮南齊俗訓云恒狃得唾防弗去而絲高注恒狃豚也廣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念孫說同詩魏風伐檀箋云狃子而絲高注恒狃豚也廣雅釋文引字林云狃似豕而肥據釋獸則恒狃非一
 說文邑部云地之起者曰狃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狃土曰狃狃之借字明矣云狃壤粉解者者
 壤和緩之貌地勃發而和緩則解釋如粉俗文云狃土曰狃狃之借字明矣云狃壤粉解者者
 之段字蟹塊即粉解也呂飛騰以地員五沙之狀糞焉如屑塵厲為勃壤是也云狃壤結疏者者
 考工記總敘注云狃黏土也禹貢徐州厥土赤沙也墳考工記賈疏引鄭書注說同又豫州下土墳

墟為孔傳云墟疏也此注蓋亦以結訓也
肥如脂之賦也土黑曰虛虛然解散也案虛與墟通淮南子墜形訓亦云黃虛土到以賦釋墟以解
散釋虛亦與結疏義相應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為其寡澤而後植又云墟墟冥
色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地黑墟土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
水中急雷強土黑墟之田是皆墟為黑剛土之設六韜戰車篇云圯下澤澤黑土黏墟者車之勞
地也黑土黏墟殆所謂墟也案呂氏春秋云地員五種之狀強力剛堅五種之狀其澤以疏離所以
腦辨墟也精墟同聲蓋言墟墟也案呂說是也惠孔說同地員又有平墟黑墟及五種黑土黑落
蓋亦墟墟之屬云強今姑從之釋文載經別本樂作強宋婺州本強又作強未知孰是惟嘉靖
本述經作強釋義作強今姑從之釋文載經別本樂作強宋婺州本強又作強未知孰是惟嘉靖
引周禮注云強樂地之堅者集韻四十九敢云樂堅土也或作強韻引周禮注馬干諸家佚義亦
即強之變體俗又作強與堅亦一聲之轉故注訓為強廣韻引周禮注馬干諸家佚義亦
與鄭同說文反也月令季夏可以美土強注云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
強樂亦同惠氏孔氏並引地員五強之狀芬若若以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
之狀強樂亦同惠氏孔氏並引地員五強之狀芬若若以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強樂之地孔疏云
月令注強字同致說文弓部云強弓有力也虫部云強好也力部云強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
維幹強之經注並作強梓人強飲強食經同掌次禁暴氏與人注亦並作強諸文錯出必有譌舛
以意求之疑此及司諫送人皆當經作強注作強即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惟考工記字例與
五官不其同或自作強則未可定耳云輕與輕脆者亦當作強丁晏云說文火部與火飛也廣
韻四宵與今作票同引申之為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案丁說
是也漢書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館之人與此義同與漂聲類同說文火部與火飛也廣

土性輕浮則不期翻故鄭以輕脆釋之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三月可當沙白輕土之田可證
釋名土白曰漂之說惠士奇謂與與通引地員五強為釋孔呂說並同案地員說五強云如芬
以振振省聲案土部曰堆而誤云故書詳為擊者段玉裁云說文馬部駢字徐鉉新附字作駢云
從馬駢省聲案土部曰堆而誤云故書詳為擊者段玉裁云說文馬部駢字徐鉉新附字作駢云
借角從土之聲今皆從馬則為倒置徐養原云駢剛之駢本作堆堆音同故又借用駢說文角
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駢駢角弓又有切字一角仰也其角切聲引易曰其牛切今易作駢蓋
駢與駢義類相近故駢字轉為駢與駢俱入切擊原云駢與填古字通春秋左氏其音亦相近是
填師於粵泉穀梁作填泉是與填同也填字與填同也填字與填同也填字與填同也填字與填同也
五種無不交蓋言堆也案呂說是也地員又有五粟云剛而不穀孔氏以當此駢剛亦通鄭司
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後鄭謂煮取汁先即汜勝之法與後鄭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
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煮取汁先即汜勝之法與後鄭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
能使其土化惡為美此物理之易明者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
多穀也若駢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案江永云糞田欲其肥美
經說糞種而辨九等土宜之異則糞宜謂施之土者若然此糞種宜讀如黃白宜以種禾之種與
上經為之種之種不同但二鄭漬種之說自是古農家遺法今雖不承用未敢謂其多也云墳壤多
案段說也者段玉裁校改墳壤為墳壤云此依故書作墳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也云墳壤多
鼠伯勞所也鼠者爾雅釋獸鼠或從虫分鼠與鼠同本艸名醫別錄云鼠鼠在土中行陶注云
俗鼠中一名鼠一名鼠鼠形如鼠大而鼠也殺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逸亦作
釋鼠之場謂之坻郭注云釋鼠鼠也殺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逸亦作

說文曰部云防隄也隄書也月令季春脩利隄防鄭意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
經云以防止水防隄字俗作坊經解云坊止水之隄防也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
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鄭解防字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開之水欲其易出
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障止水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
之令水涸復畜聚於此而成淵溝中為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濱大川大澤必為淵
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五溝以遂為最小也云列田之畦也者
田中為區畝畦畔分列故謂之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
夢蘭謂大畝畦畔分列故謂之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畦也
言與井田溝洫兩制並不相應所未詳也云滄田尾去水大溝者即透人云千夫有滄是也匠人
云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滄溝注流之法始於遂終於滄注川此經唯舉遂滄洫而無洫者洫亦
於溝滄也云作滄治也者說文前年所起也引申為治田種稻者此破先鄭說也司戈盾注云滄
也後鄭意此芟即下文夏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滄洫因涉水滄揚
前年夏所芟之宿草而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滄洫因涉水滄揚
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芟凡稼澤夏
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水放之令入而可以播揚所已芟之宿草二說迥異凡稼澤夏

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

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滄草之
後生者至秋水潤芟之明年乃稼
凡稼澤夏
刻本並作美釋文同惟宋學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夏注疏本亦作夷與之者夷唐石經及各
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芟草乃可種稻與雜氏為官聯雜氏夏注疏本亦作夷與之者夷唐石經及各
其義同也注云殄病也絕也者國語魯語云固民之殄病是待殄即病也又越語云疾殄貧病
詩大雅雲漢篇胡寧殄我早箋云殄病也釋文殄病也釋文殄病也釋文殄病也釋文殄病也釋文
詁草殄水而病亦其義也云鄭司農說芟夷以替秋傳曰芟夷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稂莪非
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謙曰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草與杜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芟夷即刈草義與杜絕同
此說則所見左傳自足芟夷與此職傳曰交夷蘊崇之據說文則許所見左傳古文作交夷據先鄭
及司農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亦證夷為刈草之義段玉裁
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滄草之
日行至夷之管子地絕病草之殺生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
更行水以病絕之故云絕病草之殺生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
謂夏以水殄草之後如向有未殄之草則秋時水潤更芟之此第二次芟也既經水殄復有此二
亦肥故明年可稼也土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種芒種也疏注鄭司農云澤草
芒種者謂疏云芒草芒種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
說文艸部云芒草芒種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

部云夢苦穀秋種厚壤故謂之麥來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楚一麥二楚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
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大誓注云禮說曰武王赤鳥來芒應穀蓋牟麥也案麥室於陸地而亦
有空於澤地者故考經說引鄭考經注云下田宜稻麥公羊定元年何注亦云隰旱暵其
宜麥九穀之區亦宜澤地經不言者以武非常用之穀以種較稻麥為少年何注亦云隰旱暵其
其等也鄭司農云秀事所登斂 **疏** 祭也案禮有正秀有旱秀經云暵熱氣也司巫注云秀早
七月遇旱而秀非四月之正秀正秀之財用取之官不斂於民賈疏謂旱秀及四月龍見而秀左
種秀皆供秀斂非也二秀禮詳司巫疏注云稻人共秀斂於民賈疏謂旱秀及四月龍見而秀左
傳注云秀遠也遠為百穀所養而秀之為祭兼為百穀而稻為水穀待水尤急故此官特共早
露斂也鄭司農云秀事所發斂者修秀所需財用官不能盡共則斂之民故曰秀斂晏子春秋
諫上篇云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云 **喪紀其其草事** 糶以國城
崇在高山廣水寒人欲少則斂以祠靈山可乎殆即所謂秀斂矣 **注** 云葦以國城糶濕之物
也然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入墳之
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共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疏 掌筮共抗席即是與土與御水義乖恐非也案據澤虞注則抗席蓋用蒲不用葦賈駉或說是
用之或以抗席即是與土與御水義乖恐非也案據澤虞注則抗席蓋用蒲不用葦賈駉或說是
也然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入墳之
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共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道說也說地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王以 **疏** 掌道地圖者地
地之圖職方氏天下之圖彼職其書此官則為王道之與彼為官職也 **注** 云道說也者廣雅釋
詁同毛詩廊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即其義云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
王以施其事也者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若職方氏所述各州山鎮澤藪川浸及畜穀所宜之屬大
宰注云詔告也施其事謂施職貢之事與小司徒載前均人諸職地事義異賈疏云其九州地圖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乃是清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云
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歐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本義之反語訂之則當
云本注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黍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也即謂黍二字可互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其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疏** 注云地應若降盡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重有障氣是也蓋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障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欽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天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是當辨所有而原其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
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
蝮之屬者皆師注云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蟻說文虫部云蝮一名蝮博三寸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首大如蟻指蝮即虫之借字蝮虺與蟻
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疏** 王巡守則夾
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 **注** 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天子以
誦訓爲官族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司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說

文是郭云巡見行免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鄭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
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符孟子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
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子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
大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觀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
者循也守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為循又
以守為牧皆謂為一義鄭謂所守者即指四海為王自所守之地言之書舜典偽孔傳云諸侯為
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王巡守並以守據諸侯守土言之此具鄭訓同
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
疏人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
亦訓道為說詔為告也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識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為王
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為聯事也志識字同詳小史及保漢氏疏云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
殷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生云大庭氏
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案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
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
大庭氏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又僖三十二年傳秦蹇叔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云微在弘農馮池縣西大阜曰陵夏
桀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若後世地志所謂古蹟誦訓所道亦其類也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
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志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
疏掌道方志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倚几有誦訓之諫即
此官也韋注以詔訓為工師之諫書之於几失之注云方志四方言語所惡也者亦言詔

為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為人所惡故謂之方志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蓋四方所說所惡謂之方志云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者辟與避同韓詩外傳云指
錄惡辭謂之苟謂王言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者將竊議其言之苟諱若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天
子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觀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
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
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此辟忌即謂方俗所惡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證
不違其俗之疏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巡守則夾王車者與土訓為官聯也

通

周禮正義卷三十終

禮記

卷三十

禮記

禮記

溫河市 函 文 館